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錦章書局印
陽湖汪涵題



局

書

屯土山關公
約三事



折將

袁本初損兵

美髯公千里走单骑



新蔡陽兄弟
釋終

第一才子書卷十三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二十五回

屯土山關公約三事

救白馬曹操解重圍

雲長本來事漢。何云降漢。降漢云者。特為不降曹三字下註脚耳。曹操借一漢字。籠絡天下。雲長即提一漢字。壓倒曹操。如張繡張魯韓遂等輩。名為降漢。而實降曹操者也。呂布袁術等輩。不降曹而亦不降漢者也。華歆王朗郭嘉程昱張遼許褚等輩。不知有漢。而但知有曹者也。荀彧荀攸。誤以為漢。即是曹。曹即是漢。而不知漢必非曹。曹必非漢者也。漢是漢。曹是曹。將兩下劃然分開。較然明白。是雲長十分學問。十分見識。非讀熟春秋。不能到此。

關公三事之約。先有張遼三罪之說。以引起之。張遼三罪。第一是負皇叔。第二是陷二嫂。第三是不能匡扶漢室。關公三事。首言歸漢。次言保嫂。末言尋兄。第一辨君臣之分。第二嚴男女之別。第三明兄弟之義。以張遼所云。第三者為第一。以張遼所云第一者為第三。而曹操聽之。不以第一事為難。獨以第三事為難。不知第三事即在第一事中矣。操曰。漢即吾也。此特奸雄欺人之語。而關公以皇叔為漢。不以曹操為漢。既云歸漢。不歸曹。是到底歸漢。不歸曹耳。

劉備與董承同謀。儼然列七人之數。而曹操於董貴妃則殺之。於五家七百口則殺之。獨至甘糜二夫人。不惟不殺。又加禮焉。何也。曰此非愛玄德。而獨能忘其讎。

乃愛關公而以此結其心也。故凡操之不殺甘糜者為關公也。使關公而死於土山之圍則甘糜二夫人其不同於董貴妃與五家七口者幾希矣。

觀雲長秉燭達旦一事。曹操欲亂其上下內外之禮。此設心亦甚惡矣。忌玄德離玄德故欲以此辱玄德。愛關公敬關公而又欲以此試關公。奸雄之奸真是如鬼如蜮。

關公受袍則納之。受馬則拜之。一舉一動處處不忘兄長。何其恩義之篤耶。樂莫樂於新相知。凡今之人喜新而棄舊者多矣。讀我行其野之篇。誦習習谷風之什。令人嘆想雲長之不置也。

玄德既在袁紹處。則袁之將即劉之將也。關公而殺袁之將。是即殺劉之將也。使紹因顏良之死而殺玄德。與關公殺之何異。然此不得為關公咎也。紹之約備雖有。倘不如意。當來相投之語。而第一次致書發兵而不戰。第二次致書并兵亦不發。關公此時安知備之必納備乎。曹操軍中細作料已探知。而奸如曹操又何難蒙蔽關公之耳目。而不使之知乎。關公曰。我當立功報曹而後去。則其殺袁將者。正謂歸劉地耳。曹操知之。欲借此以絕其歸劉之路。關公不知。欲借此以遂其歸劉之心。故曰不得為關公咎也。曹操厚待雲長。袁紹亦厚待玄德。然曹操則始終不渝。袁紹則忽而加禮。忽而欲殺。主張不定。袁曹優劣又見於此。

却說程昱獻計曰雲長有萬人之敵非智謀不能取之今可即差劉備投降之兵入

下邳見關公只說是迷回的伏於城中為內應却引關公出戰詐敗佯輸誘入他處

以精兵截其歸路然後說之可也此計亦甚善操聽其謀即令徐州降兵數十徑投下邳來

降關公關公以為舊兵留而不疑程昱所以欲用降卒也次日夏侯惇為先鋒領兵五千來搦戰

關公不出惇即使人於城下辱罵非罵不足激公關公大怒引三千人馬出城與夏侯惇交

戰約戰十餘合惇撥回馬走關公趕來惇且戰且走關公約趕二十里恐下邳有失

提兵便回公亦見及此但恨稍遲耳只聽得一聲砲響左有徐晃右有許褚兩隊軍截住去路關公

奪路而走兩邊伏兵排下硬弩百張箭如飛蝗關公不得過勒兵再回徐晃許褚接

住交戰關公奮力殺退二人引軍欲回下邳夏侯惇又截住廝殺公戰至日晚無路

可歸只得得到一座土山引兵屯於山頭權且少歇曹兵團圍將土山圍住此時甘糜二嫂失陷城中矣

前張飛失陷二嫂於徐州今關公亦失陷二嫂於下邳一是夜間一是日裏一是醉後一是醒時關公於山上遙望下邳城中火光冲天却是那詐

降兵卒偷開城門曹操自提大軍殺入城中只教舉火以惑關公之心不從曹操一邊特叙起却從關公一邊帶

叙出關公見下邳火起心下驚惶不特為下邳着急更為臨二嫂着急連夜幾番衝下山來皆被亂箭射回捱

到天曉再欲整頓下山衝突忽見一人跑馬上山來視之乃張遼也關公迎謂曰文

遠欲來相敵耶以已度人各為其主是關公語遼曰非也想故人舊日之情特來相見遂棄刀下馬與關

公叙禮畢坐於山頂公曰文遠莫非說關某乎不是敵便是說關公此時語氣落落難合遼曰不然昔日蒙兄

公叙禮畢坐於山頂公曰文遠莫非說關某乎不是敵便是說關公此時語氣落落難合遼曰不然昔日蒙兄

救弟今日弟安得不救兄

又將白門傳事一提

公曰然則文遠將欲助我乎

既非敵又非說則是助矣以己度人朋友情重又確是關公語

遼曰亦非也公曰既不助我來此何幹

語氣又落落難合

遼曰玄德不知存亡翼德未知生死

昨夜曹公已破下邳軍民盡無傷害差人護衛玄德家眷不許驚擾

先言二嫂無恙以安其心

如此

相待弟特來報兄

二句又含吐得妙

關公怒曰此言特說我也

不是敵不是助竟說矣

吾今雖處絕地視死

如歸汝當速去吾即下山迎戰

曹操數語至今

張遼大笑曰兄此言豈不為天下笑乎公

曰吾仗忠義而死安得為天下笑遼曰兄今即死其罪有三

凡說英雄人舉之不動責之則動甘言卑詞不若嚴氣正色此極得

公曰汝且說我那三罪遼曰當初劉使君與兄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使君方敗

而兄即死戰倘使君復出欲求兄相助而不可得豈不負當年之盟誓乎其罪一也

是玄德若死關公不得獨生玄德若生關公安得獨死

劉使君以家眷付託於兄兄今死戰二夫人無所倚賴負却使

君付託之重其罪二也

是公死而使二夫人亦死是公有礙於死偏公死而二夫人或未必能死則公益有礙於死

兄武藝超羣兼通經文不思

共使君匡扶漢室徒欲赴湯蹈火以成匹夫之勇安得為義其罪三也

關公以死為義乃張遼偏說不是義妙

兄有此三罪弟不得不告公沉吟曰汝說我有三罪欲我如何遼曰今

四面皆曹公之兵兄若不降則必死徒死無益不若且降曹公却打聽劉使君音信

如在此處即往投之

此二句方刺入關公耳中

一者可以保二夫人二者不背桃園之約三者可留

有用之身有此三便兄宜詳之

三便又以三罪中第二為第一以三罪中第一為第二錯綜得妙古人本無印板說話今人奈何有印板文字也

公曰兄言三

便吾有三約若丞相能從我即當卸甲如其不允吾寧受三罪而死

遼因三罪說出三便公又因三便說出三約

遼曰丞相寬洪大量何所不容願聞三事公曰一者吾與皇叔設誓共扶漢室吾今

只降漢帝不降曹操

神君臣之分

二者二嫂處請給皇叔俸祿養贍一應上下人等皆不許

到門

嚴男女之義

三者但知劉皇叔去向不管千里萬里便當辭去

明兄第之義

三者缺一斷不肯

降望文遠急急回報張遼應諾遂上馬回見曹操先說降漢不降曹之事操笑曰吾

為漢相漢即吾也

曹操欺天下而天下受此欺正為此語

此可從之

第一件似難却易

遼又言二夫人欲請給皇叔俸并

上下人等不許到門操曰吾於皇叔俸內更加倍與之至於嚴禁內外乃是家法又

何疑焉

第二件真是不難

遼又曰但知玄德信實雖遠必往操掘首曰然則吾養雲長何用此

事却難從

操之所難正在第三件

遼曰豈不聞豫讓眾人國士之論乎劉玄德待雲長不過恩厚

耳丞相更施厚恩以結其心何憂雲長之不服也

為後文贈袍贈金贈馬諸事張本

操曰文遠之言甚當

吾願從此三事張遼再往山上回報關公關公曰雖然如此暫請丞相退軍容我入

城見二嫂告知其事然後投降

幾於三事之後又請一事

張遼再回以此言報曹操操即傳令退軍

至十里

奸雄可愛

荀彧曰不可恐有詐操曰雲長義士必不失信

曹操生平以詐待人獨於關公則信之

遂引軍退

關公引兵入下邳見人民安妥不動

應前張遼所云軍民盡無傷害

竟到府中來見二嫂甘糜二夫人聽

得關公到來急出迎之公拜於階下曰使二嫂受驚某之罪也二夫人曰皇叔今在

何處公曰不知去向二夫人曰二叔今將若何公曰關某出城死戰被困土山張遼

勸我投降我以三事相約曹操已皆允從故特退兵放我入城我不曾得嫂嫂主意

未敢擅便

事如事兄事命於嫂如命於兄也

二夫人問那三事關公將上項三事備述一遍甘夫人曰

昨日曹軍入城我等皆以為必死誰想毫髮不動一軍不敢入門

應前張遼所云不許驚擾

叔叔既

已領諾何必問我二人只恐曹操日後不肯容叔叔去尋皇叔

曹操難在第三事二夫人亦疑曹之難在第三事公曰

嫂嫂放心關某自有主張

為後文五關斬將伏筆

二夫人曰叔叔自家裁處凡事不必問俺女流

女流偏要飲口此語可為女流之羞

關公辭退遂引數十騎來見曹操操自出轅門相接關公下馬入拜

操慌忙答禮關公曰敗兵之將深荷不殺之恩操曰素慕雲長忠義今日幸得相見

足慰平生之望

與袁紹接玄德語相似然紹與操虛文操深心厚貌各自不同

關公曰文遠代稟三事蒙丞相應允諒不食言

再面決一句妙

操曰吾言既出安敢失信關公曰關某若知皇叔所在雖蹈水火必往從之

事再申明一遍

此時恐不及拜辭伏乞見原

為後文不解而去伏筆

操曰玄德若在必從公去但恐亂軍中

亡矣公且寬心尚容緝聽緝語亦妙關公拜謝操設宴相待次日班師還許昌關公收拾車

仗請二嫂上車親自護車而行於路安歇館驛操欲亂其君臣之禮使關公與二嫂

共處一室關公乃秉燭立於戶外自夜達旦毫無倦色

操以三事中第二事試之而公男女之辨凜然不亂

操見公如

此愈加敬服既到許昌操撥一府與關公居住關公分一宅為兩院內間撥老軍十

人把守關公自居外宅操引關公朝見獻帝帝命為偏將軍公謝恩歸宅操次日設

大宴會眾謀臣武士以客禮待關公延之上座禮貌不足又備綾錦及金銀器皿相送

關公都送與二嫂收貯金帛不足以動之為後封金伏筆關公自到許昌操待之甚厚小宴三日大宴五

日又送美女十人使侍關公關公蓋送入內門令伏侍二嫂好色不冠却又三日一次

於內門外躬身施禮動問二嫂安否二夫人回問皇叔之事舉曰叔叔自便關公方

敢退回此今天下有如操聞之又嘆服關公不已一日操見關公所穿綠錦戰袍已舊即

度其身品取異錦作戰袍一領相贈關公受之穿於衣底上仍用舊袍罩之衣錦尚絀

之著意操笑曰雲長何如此之儉乎公曰某非儉也舊袍乃劉皇叔所賜也某今日穿

之如見兄面不敢以丞相之新賜而忘兄長之舊賜故穿於上此令人淚下操嘆曰真

義士也然口雖稱義心實不悅一日關公在府忽報內院二夫人哭倒於地不知為

何請將軍速入關公乃整衣跪於內門外問二嫂為何悲泣甘夫人曰我夜夢皇叔

身陷於土坑之內覺來與糜夫人論之想在九泉之下矣是以相哭夢承有夢甘夫人亦有

之夢夢承有夢甘夫人亦有關公曰夢寐之事不可憑信此是嫂嫂想念之故請勿憂愁正說間適曹

操命使來請關公赴宴公辭二嫂往見操操見公有淚容前不叙關公下淚此於曹操眼問其

故公曰二嫂思兄痛哭不由某心不悲操笑而寬解之頻以酒相勸公醉自縛其髯

而言曰生不能保國家而背其兄徒為人也操從心無東略操問曰雲長髯有數乎不

之言中之意而但謂其手中之髯操問曰雲長髯有數乎公曰約數百根每秋月約退三五根冬月多以皂紗囊裹

之恐其斷也操以紗錦作囊與關公護髯其人并其妻如人當如是矣次日早朝見帝帝

見關公一紗錦囊垂於胸次帝問之關公奏曰臣髯頗長丞相賜囊貯之帝令當殿

第一
卷十三
第二十五回

使拂過於其前帝曰美髯公也此語見前因此人皆呼為美髯公中忽一
日操請關公宴臨散送公出府見公馬瘦操曰公馬因何而瘦關公曰賊軀頗重馬
不能載因此常瘦操令左右備一馬來須臾牽至那馬如火炭狀甚雄偉操指曰公
試此馬否公曰莫非呂布所騎赤兔馬乎自合馬瘦為不操曰然也遂并鞍轡送與
關公人稱馬為赤兔馬先令乃得之關公再拜稱謝操不悅曰吾累送美女金帛公未
嘗下拜公平日之不拜下拜關公曰吾知此馬
日行千里今幸得之若知兄長下益可一日而見面矣非為馬而拜操愕然而悔關公
辭去後人有詩嘆曰

威傾三國著英靈二宅分居我氣高奸相枉將虛禮待豈知關羽不降曹

操問張遼曰吾待雲長不薄而彼常懷去心何也遼曰容某探其情次日往見關公
慇懃進曰我屬兄在丞相處不曾落後公曰深感丞相厚意只是吾身雖在此心念
皇叔未嘗去懷口念一遼曰兄言差矣處世不分輕重非丈夫也玄德待兄未必過
於丞相兄何故只懷去志公曰吾固知曹公待吾甚厚奈吾受劉皇叔厚恩誓以共
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此要必立效以報曹公然後去耳由去遼曰倘玄德已棄世
公何所歸乎公曰願從於地下不日遼知公終不可留乃告退回見曹操具以實
告操嘆曰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義士也使奸細心術荀彧曰彼言立功方去若不

教彼立功未必便去操然之

下再說玄德一

却說玄德在袁紹處旦夕煩惱紹曰玄德

何故常憂玄德曰二弟不知音耗妻小陷於曹操

玄德處處危殆兄弟俱及妻小

上不能保國下不能保

家安得不憂紹曰吾欲進兵赴許都久矣方今春暖正好興兵便商議破曹之策田

豐諫曰前操攻徐州許都空虛不及此時進兵今徐州已破操兵方銳未可輕敵不

如以久持之待其有隙而後可動也

田豐第一次不敵第二次被殺今第三次

紹曰待我思之因

問玄德曰田豐勸我固守玄德曰曹操欺君之賊明公若不討之恐失大義於天下

玄德只以玄

紹曰玄德之言甚善遂欲興兵田豐又諫紹怒曰汝等弄文輕武使我失

大義田豐頓首曰若不聽臣良言出師不利紹大怒欲斬之玄德力勸乃囚於獄中

不聽良言又待其身侍

沮受見田豐下獄乃會其宗族盡散其家財與之訣曰吾隨軍而去

勝則威無不加敗則一身不保矣眾皆下淚送之

與紹相見哭

紹遣大將顏良作先鋒進

攻白馬沮受諫曰顏良性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曰吾之上將非汝等可料大軍進

發至黎陽東郡太守劉延告急許昌曹操急議興兵抵敵關公聞知遂入相府見操

曰聞丞相起兵某願為前部

只為欲立功

操曰未敢煩將軍早晚有事當來相請關公

乃退操引兵十五萬分三隊而行於路又連接劉延告急文書操先提五萬軍親臨

白馬靠土山筈住

又說一處土山

遙望山前平川曠野之地顏良前部精兵十萬排成陣勢操

駭然回顧呂布舊將宋憲曰吾聞汝乃呂布部下猛將今可與顏良一戰宋憲領諾

綽槍上馬直出陣前顏良橫刀立馬於門旗下見宋憲馬至良大喝一聲縱馬來迎

戰不三合手起刀落斬宋憲於陣前曹操大驚曰真猛將也魏續曰殺我同伴願去

報讎操許之續上馬持矛徑至陣前大罵顏良良更不打話交馬一合照頭一刀劈

魏續於馬下呂布之馬已為關公所斬操曰今誰敢當之徐晃應聲而出與顏良戰二十

合敗歸本陣呂布之馬已為關公所斬操曰今誰敢當之徐晃應聲而出與顏良戰二十

將心中憂悶程昱曰某舉一人可敵顏良操問是誰昱曰非關公不可操曰吾恐他

立了功便去昱曰劉備若在必投袁紹今若使雲長破袁紹之兵紹必疑劉備而殺

之矣備既死雲長又安往乎是直欲備雲長之手以殺操大喜遂差人去請關公關公即入

離二嫂二嫂曰叔叔此去可打聽皇叔消息是直欲備雲長之手以殺操大喜遂差人去請關公關公領諾而出提青龍刀上赤兔

馬此關公第一次試馬引從者數人直至白馬來見曹操操叙說顏良連誅二將勇不可

當特請雲長商議關公曰容某觀之操置酒相待忽報顏良搦戰操引關公上土山

觀看操與關公坐諸將環立所謂以客禮相待曹操指山下顏良排的陣勢旗幟鮮明槍刀森

布嚴整有感乃謂關公曰河北人馬如此雄壯關公曰以吾觀之如土雞瓦犬耳操曰

曰吾觀顏良如插標賣首耳山無腰錫山賣首不識主帥○關公出語不凡操曰不可輕視良正欲

怒關公不用請他即用數絕妙甚關公起身曰某雖不才願去萬軍中取其首級來獻丞相張遼曰軍中

怒關公不用請他即用數絕妙甚關公起身曰某雖不才願去萬軍中取其首級來獻丞相張遼曰軍中

無戲言。雲長不可忽也。

事關命

關公奮然上馬，倒提青龍刀，跑下山來。鳳目圓睜，顰眉。

直豎，直衝彼陣。河北軍如波開浪裂。關公徑奔顏良。顏良正在麾蓋下，見關公衝來，

方欲問時，關公赤兔馬快，早已跑到面前。顏良措手不及，被雲長手起一刀，刺於馬

下。

殺得出其不意，所以謂之刺也。

忽地下馬，割了顏良首級，拴於馬項之下。

插標賣首，今已拔青龍刀買去矣。

飛身上馬，提刀

出陣，如入無人之境。

指病神威，真如生龍活虎。

河北兵將大驚，不戰自亂。曹軍乘勢攻擊，死者不可

勝數。馬匹器械，搶奪極多。關公縱馬上山，眾將盡皆稱賀。公獻首級於操前。操曰：「將

軍真神人也。」關公曰：「某何足道哉！吾弟張翼德於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首，如探囊取

物耳。」

既念其兄又誇其弟，公固處處不忘兄弟也。○探囊取物，與插標賣首正映射極趣。○叙關公一邊大熱覺翼德一邊太冷，却從關公口中突然一提。

操大驚，回顧左右曰：「今

後如遇張翼德，不可輕敵，令寫於衣袍襟底以記之。」

為長坂橋伏筆。

却說顏良敗軍奔回半路，

迎見袁紹，報說被赤面長髯使大刀一勇將

不知其名，但言其狀在河北軍士眼中，口中畫出一關公。

匹馬入陣，斬顏良

而去。因此大敗。紹驚問曰：「此人是誰？沮受曰：「此必是劉玄德之弟。關雲長也。」紹大怒，

指玄德曰：「汝弟殺吾愛將，汝必通謀，留你何用？」喚刀斧手推出玄德，斬之。

使袁紹此時眼見玄德又借雲長之手以殺袁紹也。程昱之計真是可畏。

正是

正是

初見方為座上客，此日幾同階下囚。

未知玄德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二十六回

袁本初敗兵折將

關雲長挂印封金

今人見關公為漢壽亭侯，遂以漢為國號，而直稱之曰壽亭侯，即博雅家亦時有

此此起於俗本演義之誤也俗本云曹瞞鑄壽亭侯印貽公而不受加以漢字而後受是齊東野人之語讀者不察遂為所誤夫漢壽地名也亭侯爵名也漢有亭侯鄉侯通侯之名如孔愉為餘不亭侯鍾繇為東武亭侯玄德為宜城亭侯之類蜀志大將軍費禕會諸將於漢壽則漢壽亭侯猶言漢壽之亭侯耳豈可去漢字而以壽亭侯為名耶鷄籠山關廟內題主曰漢前將軍漢壽亭侯之神本自了然余則謂當於外額亦加一漢字曰漢漢壽亭侯之祠則人人洞曉矣俗本之訛今依古本校正

曹操棄糧與馬以餌敵捐金與印以餌士同一餌也欲殺之則餌之欲用之則亦餌之然文醜為操所餌關公必不為操所餌操亦無可如何耳

顏良之死出其不意文醜之死則非出其不意也使醜亦如龔都之以玄德消息告雲長則必不至於死故公之刺顏良或為顏良惜公之誅文醜更不得為文醜惜關公之斬袁將者再袁紹之欲殺玄德者亦再玄德此時其不死也間不容髮而關公陷於不知直待見孫乾過龔都而始知我之所以報曹操者幾至於殺玄德則安得不流涕北顧奮然而決去哉即使曹操追公而殺之公所不顧也即袁紹譬公而殺之亦公所不顧也前之愛一死所以全其嫂今之輕一死所以報其兄觀其見兄一面萬死不解之語真一字一血淚矣

曹操一生奸偽如鬼如蜮忽然遇著堂堂正正凜凜烈烈皎若青天明若白日之
一人亦自有珠玉在前覺其形穢之愧遂不覺愛之敬之不忍殺之此非曹操之
仁有以容納闕公乃闕公之義有以折服曹操耳雖然吾奇闕公亦奇曹操以豪
傑折服豪傑不奇以豪傑折服奸雄則奇以豪傑敬愛豪傑不奇以奸雄敬愛豪
傑則奇夫豪傑而至折服奸雄則是豪傑中有數之豪傑奸雄而能敬愛豪傑則
是奸雄中有數之奸雄也

人情來有不愛財與色者也不愛財與色來有不重爵與祿者也不重爵與祿未
有不重人之推心置腹折節敬禮者也曹操所以駕馭人才籠絡英俊者恃此數
者已耳是以張遼舊事呂布徐晃舊事楊奉舊事張繡文聘舊事劉表張郃
乃袁紹之舊臣龐德乃馬超之舊將無不棄故從新樂為之死獨至闕公而心應
故主堅如鐵石金銀美女之賜不足以移之偏將軍漢壽亭侯之封不足以動之
分庭抗禮杯酒交歡之異數不足以奪之夫而後奸雄之術窮矣奸雄之術既窮
始發天壤間不受駕馭不受籠絡者乃有如此之一人即欲不吁嗟嗟卿安可得
乎

宋得明白去得明白推此志也縱無二嫂之驚絆而了然一身亦必不始曹操而
遁去也明知袁紹為曹操之讐而致書曹操明明說出更不隱諱不知兄在則新

其將既知兄在則歸其處心事無不可對人言者有人如此安得不與日月爭光

却說袁紹欲斬玄德玄德從容進曰明公只聽一面之詞而絕向日之情耶備自徐

州失散二弟雲長未知存否天下同親者不少豈亦面長髯之人即為關某也明公

何不察之此時實為玄德之暗疑袁紹是個沒主張的人聞玄德之言責沮受曰誤聽汝

言險殺好人第一說遂仍請玄德上帳坐議報顏良之警帳下一人應聲而進曰

顏良與我如兄弟今被曹賊所殺我安得不雪其恨玄德視其人身長八尺面如鰲

豎乃河北名將文醜也打聽得公孫乾等為關公所殺也袁紹大喜曰非汝不能報顏良之

讐吾與十萬軍兵便渡黃河追殺曹賊沮受曰不可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乃為

上策若輕舉渡河誠或有變眾皆不能還矣沮受曰與曹操相合紹怒曰皆是汝等遲緩軍

心遲延日月有妨大事豈不聞兵貴神速乎紹知共濟神速河以沮受出嘆曰上益其志

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與曹操相合遂託疾不出謀事玄德曰備嘗大恩無

可報効意欲與文將軍同行一書報明公之德二者就探雲長的實信實信此句紹喜

喚文醜與玄德同領前部文醜曰劉玄德屢敗之將於軍不利既主公要他去時某

分三萬軍教他為後部紹使文醜為前於是文醜自領七萬軍先行令玄德引三萬軍隨

後且說曹操見雲長斬了顏良倍加欽敬表奏朝廷封雲長為漢壽亭侯此後乃先使人

移徙居民於西河然後自領兵迎之傳下將令以後軍為前軍以前軍為後軍

前軍後軍皆操以前軍後軍互相制衡糧草先行軍兵在後得妙呂虔曰糧草在先軍兵在後何意也操曰糧

草在後多被剽掠故令在前此是說虔曰倘遇敵兵劫去如之奈何操曰且待敵軍一到

時卻有理會只不說明虔心疑未決操令糧食輜重沿河暫至延津操在後軍聽得前軍

發喊急教人看時報說河北大將文醜兵至我軍皆棄糧草四散奔走後軍又遠

如之何操以鞭指兩阜曰此可暫避得妙人馬急奔上阜操令軍士皆解衣卸甲少

歇盡放其馬此是說文醜軍拚至眾將曰賊至矣可急收馬匹退回白馬荀攸急

止之曰此正可以餌敵何故反退荀攸之意操急以目視荀攸而笑攸知其意不復言

一齊下土阜擊之文醜軍大亂曹兵圍裏將來文醜挺身獨戰軍士自相踐踏文醜

止遏不住只得撥馬走能兵操在土山上指曰文醜為河北名將誰可擒之張遼徐

晃飛馬齊出大叫文醜休走文醜回頭見二將趕上遂按住鐵槍拈弓搭箭正射張

遼徐晃大叫賊將休放箭張遼低頭急躲一箭射中頭盔將簪纓射去遼奮力再起

坐下戰馬又被文醜一箭射中面頰那馬跪倒前蹄張遼落地文醜回馬復來徐晃

急輪大斧截住廝殺只見文醜後面軍馬齊到晃料敵不過撥馬而回文醜沿河趕

來此亦寫文醜聲勢忽見十餘騎馬旗號翩翩一將當頭提刀飛馬而來乃關雲長也

突如其中與斬新良時又自一掃氣也 大喝賊將休走戰不三合文醜心怯便撥馬遶河而走那關公馬快

趕上文醜腦後一刀將文醜斬下馬來文醜此時若以空德清是曹操在土阜上見關公砍

了文醜大驅人馬掩殺河北軍大半落水汝受言不可不識糧草馬匹仍被曹操奪回如雲屬

應之雲長引數騎東衝西突正殺之間劉玄德領三萬軍隨後到讀者至此必前面哨馬

探知報與玄德云今番又是紅面長髯的斬了文醜但關其形玄德慌忙驟馬來看隔

河望見一簇人馬往來如飛旗上寫著漢壽亭侯關雲長七字但見其旗玄德暗謝天

地曰原來吾弟果然在曹操處知其在此曹操反喜者欲待招呼相見被曹兵大隊擁來只

得收兵回去此時宜速相見矣而不相見方喜在原袁紹接應至官渡下定寨柵郭圖審配入

見袁紹說今番又是關某殺了文醜劉備佯推不知袁紹大怒罵曰大耳賊焉敢如

此少頃玄德至紹令推出斬之若至此為玄德吃玄德曰某有何罪紹曰你故使汝弟

又壞我一員大將如何無罪玄德曰容伸一言而死曹操素忌備今知備在明公處

恐備助公故特使雲長誅殺二將知公必怒此借公之手而殺劉備也願明公思之

程昱所言之不袁紹曰玄德之言是也汝等幾使我受害賢之名第二回欲殺又喝退左右請玄

德上帳而坐玄德謝曰荷明公寬大之恩無可補報欲令一心腹人持密書去見雲

長使知劉備消息彼必星夜來到輔佐明公共誅曹操以報顏良文醜之讎若何前者

尚在疑似之間則袁紹只言不是雲長以解之令袁紹大喜曰吾得雲長勝顏良文醜十倍也

袁紹大喜曰吾得雲長勝顏良文醜十倍也

此之否 玄德修下書劉本有人送去此時又作一頓妙 紹令退軍武陽連營數十里接兵不動

是虎頭蛇尾玄德此語又 操乃使夏侯惇領兵守住官渡隘口自己班師回許都大宴眾官賀雲長

之功因謂呂虔曰昔日吾以糧草在前者乃餌敵之計也惟荀公達知吾心耳此時方

眾皆歎服正飲宴間忽報汝南有黃巾劉辟龔都甚是猖獗曹洪累戰不利乞遣兵

救之雲長聞言進曰關某願施犬馬之勞破汝南賊寇惟其意欲歸劉 操曰雲長建立大

功未曾重酬豈可復勞征進公曰關某久關必生病疾英華語玄德謂操曰 曹操壯之點

兵五萬使于禁樂進為副將次日便行荀彧密謂操曰雲長常有歸劉之心倘知消

息必去不可頻令出征操曰今次取功吾不復教臨敵矣且說雲長領兵將近汝南

劉住營寨當夜營外擊了兩個細作人來雲長視之中認得一人乃孫乾也 出於營外

關公叱退左右問乾曰公自潰散之後一向蹤跡不聞今為何在此處乾曰某自逃

難飄泊汝南幸得劉辟收留孫乾一向歸劉只用他 今將軍為何在曹操處未識甘糜二夫

人無恙否關公因將上項事細說一遍乾曰近聞玄德公在袁紹處欲往投之未得

其便今劉龔二人歸順袁紹相助攻曹又幸得將軍到此因特令小軍引路教某為

細作來報將軍來日二人當虛敗一陣公可連引二夫人投袁紹處與玄德公相見

玄德將書未到時乾相見在許都玄德欲知乃見 公曰既兄在袁紹處吾必星夜而往但恨吾新紹

二將恐今事變矣恐事變者非恐袁紹殺己也恐 乾曰吾當先往探彼虛實再來報將軍亦謂玄

德尚在此

我歸處與否也○

後文連中報信等公曰吾見兄長一面雖萬死不辭

言兄長果欲在襄陽處則紹雖欲殺我亦必往也

今回許昌便辭曹

操也當夜竄送孫乾去了次日關公引兵出冀都披挂出陣關公曰汝等何故背反

朝廷都曰汝乃背主之人何反責我關公曰我為何背主都曰劉玄德在袁本初處

汝却從曹操何也

持乾在營中當面罵操在陣上明言○為後文軍士報二夫人張本

關公更不打話拍馬舞刀向前冀都便走

關公趕上都回身告關公曰故主之恩不可忘也公當速進我讓汝南

讓汝南者欲其立功報曹操以便速去耳

關公會意驅軍拚殺劉冀二人佯輸詐敗四散去了雲長奪得州縣安民已定班師

回許昌曹操出郭迎接賞勞軍士宴罷雲長回家參拜二嫂於門外甘夫人曰叔叔

兩番出軍可知皇叔音信與否公答曰未也

此明不即實關公退二夫人於門內痛哭

曰想皇叔休矣二叔恐我姊妹煩惱故隱而不言

此明不即實關公退二夫人於門內痛哭

敘事至此人復一頓

正哭間有一隨行

老軍聽得哭聲不絕於門外告曰夫人休哭主人在河北袁紹處

不用關公說如却用軍人報信事曲而文亦為夫

人曰汝何由知之軍曰跟關將軍出征有人在陣上說來

此明不即實關公退二夫人於門內痛哭

曰皇叔未嘗負汝汝今受曹操之恩頓忘舊日之義不以實情告我何也關公頓首

曰兄今委實在河北未敢教嫂嫂知恐有泄漏也

恐有泄漏者公慮曹操不仁如實事須河北耳豈知操周與兄是舊交乎

緩圖不可欲速

為欲待曹操明報也即又不說明甘夫人曰

叔宜上緊公退急思去計坐立不安原來

手禁探知劉備在河北報與曹操

公則必待孫乾報而後知

操令張遼來探關公意關公正在

間坐張遼入賀曰聞兄在陣上

知玄德音信特來賀喜

關公曰故主雖在

未得一見何喜之有

連明言公即不曉得

遼曰公與玄德交比第與兄交如何公曰我與兄朋

友之交也我與玄德是朋友而兄弟兄弟而又君臣也豈可共論乎

看他輕重較然只二語中已備五倫之三矣

遼曰今玄德在河北兄往從否關公曰昔日之言安肯背之文遠須為我致意丞相

直心快語張遼將關公之言回告曹操曰吾自有計留之

想亦無甚妙計矣

且說關公正尋思間忽

報有故人相訪

讀者至此必謂魏延有信至矣

及請入却不相識

奇

關公問曰公何人也答曰某乃袁紹

部下南陽陳震也關公大驚急退左右問曰先生此來必有所為震出書一紙遞與

關公公視之乃玄德書也

玄德寄書人直至此處方來來得突兀出人意外

其略云

備與足下自桃園締盟誓以同死今何中道相違割恩斷義君必欲取功名圖富

貴願獻備首級以成全功

兩番幾被袁紹所殺故言之激如此

書不盡言死待來命

關公看書畢大哭曰

不得

某非不欲尋兄奈不知所在也安肯圖富貴而背舊盟乎

說得此書則知玄德尚在袁紹處不必待豫乾回報而公之去更不容緩矣

震曰玄德望公甚切公既不肯舊盟宜速往見關公曰

人生天地間無終始者非君子也吾來時明白去時不可不明白

明明白白是公一生過人處

吾今作

書煩公先達知兄長容某辭却曹操奉二嫂來相見震曰倘曹操不允為之奈何

陳震之意

彼公不告而竟去公為人明白則必告而後去

公曰吾寧死豈肯留於此

言不死則必去不去則必死也

震曰公速作回書免致劉使君

懸望關公寫書答云

竊聞義不負心忠不顧死羽自幼讀書粗知禮義觀羊角哀左伯桃之事未嘗不

三嘆而流涕也。前守下邳，內無積粟，外無援兵。欲即效死，奈有二嫂之重，未敢斷首。捐軀致負所託，故爾暫且羈身。冀圖後會。近至汝南，方知兄信即當面辭。曹公奉二嫂歸羽，但懷異心。神人共戮，披肝瀝膽，筆楮難窮。瞻拜有期，伏惟照鑒。

公帳中看山閣，公各書一紙從閣下。閣內收得家書，即從閣下。

陳震得書，自回關。公入內告知二嫂，隨即至相府拜辭。曹操知來意，乃懸迴避牌。

於門。陳震所請有辭，留之者劉備也。計只是一個不肯相見耳。關公快快而回。命舊日跟隨人役收拾車馬，早晚伺候。分

付宅中所有原賜之物，盡皆留下，分毫不可帶去。一應不帶，澄然以清。次日再往相府辭謝。門首

又挂迴避牌。此時留公之計亦窮矣。關公一連去了數次，皆不得見。此亦窮矣。乃往張遼家相探，欲言其

事，遼亦託疾不出。此亦窮矣。關公思曰：「此曹丞相不容我去之意。我去志已決，豈可復留？」即寫書一封辭謝曹操書畧曰：

羽少事皇叔，誓同生死。皇天后土實聞斯言。前者下邳失守，所請三事已蒙恩諾。

今探知故主現在袁紹軍中，此亦窮矣。回思昔日之盟，豈容違背？新恩雖厚，舊義難

忘。茲特奉書告辭，伏惟照察。其有餘恩，永報願以俟之。異日。此亦窮矣。

寫畢，封固差人去相府投遞。一面將累次所受金銀一一封置庫中，懸漢壽亭侯印。

於堂上。此亦窮矣。請二夫人上車。關公上赤兔馬，手提青龍刀，率領舊日跟隨人役

護送車仗，徑出北門。此亦窮矣。門吏擋之，關公怒目橫刀，大喝一聲：「門吏，吾是

護送車仗，徑出北門。此亦窮矣。門吏擋之，關公怒目橫刀，大喝一聲：「門吏，吾是

避先將五關關公既出門謂從者曰汝等護送車仗先行但有追趕者吾自當之勿

得驚動二位夫人從者推車望官道進發却說曹操正論關公之事未定左右報關

公呈書操即看畢大驚曰雲長去矣四字有無限愛惜無限嗟呀之意○曹操見書是第一段忽北門守將飛報關公奪

門而去車仗鞍馬二十餘人人戰在北門守將口中補出皆望北行北門守將來報是第二段又關公宅中人來報說

關公盡封所賜金銀等物美女十人另居內室北句又於關公宅中人口內補出其漢壽亭侯印懸於堂

上丞相所撥人役皆不帶去只帶原跟從人及隨身行李出北門去了關公宅中人來報是第三段只關公

一去用三段文字以描寫之衆得昂藏去亦去得英雄眾皆愕然一將挺身出曰某願將鐵騎三千去生擒關某獻於丞

相眾視之乃將軍蔡陽也預為後文斬蔡陽伏筆正是

欲離萬丈蛇龍穴又遇三千狼虎兵

蔡陽要趕關公畢竟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二十七回

美髯公千里走單騎

漢壽侯五關斬六將

吾讀此卷而嘆曹操之義又未嘗不嘆曹操之奸也其於關公之去贈金贈袍親自送行而獨吝一紙文憑不即給與使關公而死於下喜之伏兵或死於王植之縱火則操必曰非我也守關將吏也已則居愛賢之名而但責將吏以誤殺之罪斯其奸不已甚與以小人而行君子之事則雖似君子而終懷小人之心令人但見各為其主之語便嘖嘖曹操不置可謂不知為之雌雄矣

文有伏線之妙滎陽城中之事先於東嶺關前伏線此即伏於一卷之內者也玉泉山頂之事早於鎮國寺中伏線此伏於數十卷之前者也其間一傳家信一叙鄉情閒閒冷冷極沒要緊處却是極要緊處如此叙事雖龍門復生無以過之

關公斬蔡陽在後卷而此卷先有蔡陽欲趕關公一段文字廖化歸關公高隔十數卷而此卷先有廖化救二夫人一段文字皆所謂隔年下種者也至於關公行色忽忽途中所歷忽然遇一少年忽然遇一老人忽然遇一強盜忽然遇一和尚點綴生波殊不寂寞天然有此妙事助成此等妙文若但過一關殺一將五處關隘一味殺去有何意趣

自二十五回至此皆為雲長立傳而玄德翼德兩邊未免冷淡乃於白馬之役忽

有翼德探囊取物一語文中雖無翼德而翼德之威靈如見至於玄德行藏或在袁紹一邊致書或在關公一邊接柬或在冀都陣上口傳或在孫乾途中備述處處提照出來更不疎漏真叙事妙品

關公此行其難有三保二嫂車仗而行必須緩轡相隨非比獨行可以馳騁雖有千里馬無所用之一難也自許昌而出關隘重重非止一處兩處可以邀律而越二難也又所投之處乃曹操之讎守關將士防禦甚嚴非比別處可以通融三難也有此三難卒能脫然而去雖邀天幸實仗神威總之志不決雖易者亦難志既決雖難者亦易耳

五關斬將非關公意也觀其不殺劉延可見矣延雖不肯借船而不敢拒公則公竟舍之而不殺推此而論使胡班救公之後王植不追公亦何必索植而殺之乎其餘或以力敵或以計害皆不得已而殺之耳故曰非公意也

却說曹操部下諸將中自張遼而外只有徐晃與雲長交厚其餘亦皆敬服獨蔡陽不服關公故今日聞其去欲往追之操曰不忘故主來去明白真丈夫也汝等皆當效之

據說諸將中未嘗有此人

遂叱退蔡陽不令去趕程昱曰丞相待關某甚厚今彼不辭而去亂

言片楮冒瀆鈞威其罪大矣若縱之使歸袁紹是與虎添翼也不若追而殺之以絕後患

又是一個

操曰吾昔已許之豈可失信彼各為其主勿追也

因謂張遼曰雲長封金挂印則賄不足以致其心爵祿不足以移其志此等人吾深

敬之據所以餌人者不過賄賂爵祿耳今二者不足以動關公操安得不敬想他去此不遠我一發結識他做人情汝可先去

請住他待我與他送行更以路費征袍贈之使為後日記念謂不遠之則必餽之索賄如斯張遼

領命單騎先往曹操引數十騎隨後而來却說雲長所騎赤兔馬日行千里本是趕

不上因欲護送車仗不敢縱馬按轡徐行忽聽背後有人大叫雲長且慢行此其時必驚

回顧視之見張遼拍馬而至此其時必驚關公教車仗數人只管望大路緊行此其時必驚自己勒

住赤兔馬按定青龍刀問曰文遠莫非欲追我回乎遼曰非也丞相知兄遠行欲來

相送特先使我請住台駕別無他意關公曰便是丞相鐵騎來吾願決一死戰此其時必驚遂

立馬於橋上望之見曹操引數十騎飛奔前來背後乃是許褚徐晃于禁李典之輩

操見關公橫刀立馬於橋上此時何不挂過橋而逃令諸將勒住馬匹左右排開關公見眾

人手中皆無軍器方始放心操曰雲長行何太速關公於馬上欠身答曰關某前曾

稟過丞相今故主在河北不由某不急去累次遣府不得參見故拜書告辭封金掛

印還納丞相望丞相勿忘昔日之言此其時必驚操曰吾欲取信於天下安肯有負前言恐

將軍途中乏用特具路資相送一將便從馬上託過黃金一盤關公曰累蒙恩賜尚

有餘資留此黃金以賞戰士其言甚高操曰特以少酬大功於萬一何必推辭關公曰

區區微勞何足挂齒操笑曰雲長天下義士恨吾福薄不得相留此其時必驚錦袍

一領略表寸心令一將下馬雙手捧袍過來雲長恐有他變不敢下馬用青龍刀

尖挑錦袍披於身上勒馬回頭稱謝曰蒙丞相賜袍異日更得相會

則書此袍可留異日

華容道

遂下橋望北而去

將其脫衣公甚感落

許褚曰此人無禮太甚何不擒之

操曰彼一

人一騎吾數十餘人安得不疑

代為

吾言既出不可追也

又自

曹操自引眾將回城

於路嘆想雲長不已

見如此人安得不惜別

不說曹操自回且說關公來追車仗約行三十里却

只不見

不知者謂至此必疑

雲長心慌縱馬四下尋之忽見山頭一人高叫關將軍且住

關公走時侯可正遇相公不知者

關公舉目視之只見一少年黃巾錦衣持鎧跨馬項下

懸着首級一顆引百餘步卒飛奔前來奇

公問曰汝何人也少年棄鎧下馬拜伏於

地雲長恐是詐

勒馬持刀問曰壯士願通姓名答曰吾本襄陽人姓廖名化字元

儉因世亂流落江湖聚眾五百餘人劫掠為生恰纔同伴杜遠下山巡哨誤將兩夫

人劫掠上山吾問從者知是大漢劉皇叔夫人且聞將軍護送在此吾即欲送下山

來杜遠出言不遜被某殺死今獻頭與將軍請罪

此事只在虎化

關公曰二夫人何在化

曰現在山中關公教急取下山不移時百餘人簇擁車仗前來關公下馬傳刀叉手

於車前問候曰二嫂受驚否二夫人曰若非廖將軍保全已被杜遠所辱

又在二夫人

關公問左右曰廖化怎生救夫人左右曰杜遠劫上山去就要與廖化各分一人為

妻廖化問起根由好生拜敬杜遠不從已被廖化殺了

又在左

關公聞言乃拜謝

得不如此關公曰汝不容我過關乎

其語

秀曰汝要過去留下老少為質

此言

關公大怒

不得舉刀就殺孔秀秀退入關去鳴鼓聚軍披挂上馬殺下關來大喝曰汝今敢過去

麼關公約退車仗縱馬提刀竟不打話直取孔秀秀挺槍來迎兩馬相交只一合鋼

刀起處孔秀屍橫馬下

孔秀前於後備關公亦先懷恨兵○斬却一騎

眾軍便走關公曰軍士休走吾殺孔秀不得

己也可見五關斬將與汝等無干借汝眾軍之口傳語曹丞相言孔秀欲害我我故殺之

洛陽太守韓福韓福急聚眾將商議牙將孟坦曰既無丞相文憑即係私行若不阻

擋必有罪責

畏曹等故不畏關公

韓福曰關公猛勇顏良文醜俱為所殺

又將殺顏良文醜一棍

今不可力敵

只須設計擒之孟坦曰吾有一計先將鹿角攔定關口待他到時小將引兵和他交

鋒佯敗誘他來追公可用暗箭射之若關某墜馬即擒解許都必得重賞

既欲免罪又復貪賞

議停當人報關公車仗已到韓福彎弓插箭引一千人馬排列關口問來者何人關

公馬上欠身言曰吾漢壽亭侯關某敢借過路韓福曰有曹丞相文憑否

已知其人却又疑問

曰事冗不曾討得韓福曰吾奉丞相鈞命鎮守此地專一盤詰往來奸細若無文憑

即係進竄關公怒曰東嶺孔秀已被吾殺汝亦欲尋死耶韓福曰誰人與我擒之孟

坦出馬掄雙刀來取關公關公約退車仗拍馬來迎孟坦戰不三合撥回馬便走關

公趕來孟坦只指望引誘關公不想關公馬快早已趕上只一刀砍為兩段

斬却二騎

關公

勒馬回來韓福閃在門首盡力放了一箭正射中關公左臂公用口拔出箭血流不

住飛馬徑奔韓福衝散眾軍韓福急閃不及關公手起刀落帶頭連肩斬於馬下

足以致害之恨○斬却三將殺散眾軍保護車仗關公割帛束住箭傷於路恐人暗算不敢久住連夜

投沂水關來第三把關將乃并州人氏姓卞名喜善使流星鎚原是黃巾餘黨原化是

關公亦是強盜餘黨乃關公之強盜反不若承做官之強盜能辦好人也後投曹操撥來守關當下聞知關公將到尋思一計就關

前鎮國寺中埋伏下刀斧手二百餘人誘關公至寺約擊蓋為號欲圖相害在地地上誦

下誰不敬仰今歸皇叔足見忠義小人欺君子之關公訴說斬孔秀韓福之事卞喜曰將軍名震天

軍殺之是也某見丞相代稟表曲言之大甘關公甚喜同上馬過了沂水關到鎮國寺

前下馬眾僧鳴鐘出迎原來那鎮國寺乃漢明帝御前香火院本寺有僧三十餘人

內有一僧却是關公同鄉人法名普淨當下普淨已知其意向前與關公問訊關公却

貧僧否然則伏線又在二十年之前公曰離鄉多年不能相識普淨曰貧僧家與將軍家只

隔一條河家意中欲報極緊要的事口口却說沒要緊的話卞喜見普淨叙出鄉里之情恐有走泄

乃叱之曰吾欲請將軍赴宴汝僧人何得多言關公曰不然鄉人相遇安得不叙舊

情耶不是違信話都是叙鄉情不是浮生半日閑却是敘況普淨請關公方丈待茶關公曰二位夫人

幾年闕如唱西廂曲者不是隨喜到却是望高東耳

普淨請關公方丈待茶關公曰二位夫人

在車上可先獻茶普淨教取茶先奉夫人然後關公入方丈普淨以手舉所佩戒刀

目視關公

此僧大通是惠明不是法聰

公會意命左右持刀緊隨下喜請關公於法堂筵席關公曰下

君請關某是好意還是歹意下喜未及回言關公早望見壁衣中有刀斧手乃大喝

下喜曰吾以汝為好人安敢如此下喜知事泄大叫左右下手左右方欲動手皆被

關公拔劍砍之下喜下堂遠廊而走關公棄劍執大刀來趕下喜暗取飛鎚擲打關

公關公用刀隔開鎚趕將入去一刀劈下喜為兩段

要在階地上殺好人是真強盜龍在階地上殺歹人是真菩薩○斬却四將

隨即

回身來看二嫂早有軍人圍住見關公來四散奔走關公趕散謝普淨曰若非吾師

已被此賊害矣

殺關公者普淨殺下喜者亦普淨殺之而當殺即生也此僧可謂深通佛法

普淨曰貧僧此處難容收拾衣鉢亦往他

處雲遊也後會有期將軍保重

早為玉泉山伏筆

關公稱謝護送車仗往滎陽進發

第四回滎陽

太守王植却與韓福是兩親家聞得關公殺了韓福高議欲暗害關公

關公念兄恩王植重姻誼開關相對

乃使人守住關口待關公到時王植出關喜笑相迎關公訴說尋兄之事植曰將軍

於路馳驅夫人車上勞困且請入城館驛中暫歇一宵來日登途未遲

與下喜一樣騙法關公

見王植意甚慇懃遂請二嫂入城館驛中皆鋪陳了當王植請公赴宴公辭不往

席令却不赴王植席足見精細

植使人送筵席至館驛關公因於路辛苦請二嫂晚膳畢就正房歇定令

從者各自安歇飽喂馬匹關公亦解甲憩息却說王植密喚從事胡班聽令曰關某

背丞相而逃又於路殺太守并守關將校犯罪不輕此人武勇難敵汝今晚點一千

軍圍住館驛一人一個火把待三更時分一盡放火

日是一

吾亦自引軍接應

胡班

胡班進命便點起軍士密行是引火之物擺於館

驛門首約時舉事胡班尋思我又聞關雲長之名不虛如何領兵往竄之乃至驛

中間驛吏曰關將軍在何處答曰正帳上觀書者人市胡班帶至帳前見關公左手

綽髯於燈下凭几看書

胡班

見了失聲嘆曰真天人也

公

公問何人胡班

入拜曰滎陽太守部下從事胡班關公曰莫非許都城外胡華之子否班曰然也公

喚從者於行軍中取書付班

班

班看畢嘆曰險些誤殺良臣遂密告曰王

植心懷不仁欲害將軍暗令人四面圍住館驛約於三更放火今當先去開了城

門將軍急收拾出城

王植

關公大驚忙披挂提刀上馬請一嫂上車盡出館驛

果見軍士各執火把聽候關公急來到城邊只見城門已開關公催車仗急急出城

胡班還去放火

關公

關公行不到數里背後火把照耀人馬趕來

王植大叫關某休走關公勒馬大罵匹夫後與你無讐如何令人放火燒我王植拍

馬挺鎗徑奔關公被關公攔腰一刀砍為兩段

於路感胡班不已

關公

行至滑州界首有人報於劉延延引十數騎出郭而迎

關公馬上欠身而言曰太守別來無恙

家兄延曰玄德在袁紹處紹乃丞相盟人如何容公去公曰昔日曾言定來延曰今

黃河渡口關隘夏侯惇部將秦琪據守恐不容將軍過去

先報

公曰太守應付船隻

若何延曰船隻雖有不敢應付

無用

公曰我前者誅顏良文醜亦曾與足下解厄

又在

口中所前

今日求一渡船而不與何也

延曰

只恐夏侯惇知之必然罪我

無用

延無用之人遂自催車仗前進

有報有不從如延前邊人使殺便不成關公矣

到黃河渡口

第五

秦琪引軍出問來

音何人關公曰漢壽亭侯關某也琪曰今欲何往關公曰欲投河北去尋兄長劉玄

德敬來借渡琪曰丞相公文何在公曰吾不受丞相節制有甚公文

前此言事行此則

竟說不受節制更是直

提

琪曰吾奉夏侯將軍將令守把關隘你便插翅也飛不過去關公大怒曰你知我

於路斬戮攔截者乎琪曰你只殺得無名下將敢殺我麼關公怒曰汝比顏良文醜

若何

人明

秦琪大怒縱馬提刀直取關公二馬相交只一合關公刀起秦琪頭落

斬

關公曰當吾者已死餘人不必驚走速備船隻送我渡河軍士急撐舟傍岸關公請

二嫂上船渡河渡過黃河便是袁紹地方關公所歷關隘五處斬將六員

前自

一

後人有詩嘆曰

挂印封金辭漢相尋兄遙望遠途還馬騎赤兔行千里刀偃青龍出五關

忠義慨然冲宇宙英雄從此震江山獨行斬將應無敵今古留題翰墨間

關公於馬上自嘆曰吾非欲沿途殺人奈事不得已也曹公知之必以我為負恩之

人矣

關公此語如彼日華

孫乾也

此處到汝南相別

關公曰自汝南相別一向消息若何乾曰劉辟龔都自將軍

回兵之後復奪了汝南

此事只在豫乾的口口補出餘妙

遣某往河北約結好袁紹請玄德同謀破曹之

計不想河北將士各相妬忌田豐尚囚獄中沮受黜退不用審配郭圖各自爭權袁

紹多疑主持不定某與劉皇叔商議先求脫身之計今皇叔已往汝南會合劉辟去

了

此卷叙關公一事十分熱鬧下至一處未免冷落今就孫乾口中補出此事細述一遍筆法又密又省

恐將軍不知反到袁紹處或為所害特遣某

於路迎接將軍幸於此得見將軍可速往汝南與皇叔相會

陳震說書在孫乾來至之前孫乾報信又在關公已行之後却叙得許多

關公教孫乾拜見夫人

寫得周至

夫人問其動靜孫乾備說袁紹二次欲斬皇叔

前孫乾在汝南時未說此

事故至此方言

今幸脫身往汝南去了夫人可與皇叔此處相會二夫人皆掩面垂淚寫得人情那關

公依言不投河北去徑取汝南來

未赴河北轉汝南只問古人幾路無常途使人文字變幻

正行之間背後塵埃起處一

彪人馬趕來當先夏侯惇大叫關某休走正是

大將阻關徒受死一軍攔路復爭鋒畢竟關公怎生脫身且聽下文分解

第二十八回

斬蔡陽兄弟釋疑

會古城主臣聚義

曹操於關公之行不使人導之出疆者陽美其大義而陰實忌其歸劉也故聽彼

自往若其於路阻截而復回則是不留之留也若其中途為人所害而死則是不

殺之殺也迨至斬關而出渡過黃河當此之時留之不可殺之不得矣於是又恐

不見了自己人情然後令人齎送文憑以示厚恩斯其設心不大可見乎文憑之

送不送於需用文憑之時而送於不必用文憑之後讀書者至此慎勿被曹操瞞過也

關公既遇廖化又遇周倉廖化是黃巾周倉亦是黃巾化之從公後於倉而倉之慕公切於化夫使倉而不與公遇不過綠林一豪客耳今日立廟繪像倉得捧大刀立於公之側竟附公以並垂不朽可見人貴改圖士貴擇主雖失足荏苒未嘗不可以更新而單身作僕勝似擁嚙囉稱大王也

人但知降漢不降曹為雲長大節而不知大節如翼德殆視雲長而更烈也雲長辨漢與曹甚明翼德辨漢與曹又甚明操為漢賊則從漢賊者亦漢賊彼誤以關公為降曹故罵曹操并罵關公而桃園舊好所不暇顧矣蓋有君臣然後有兄弟君臣之義乖即兄弟之義亦絕衣帶詔之公憤為重而桃園之私盟為輕推此志也使翼德而處土山之圍宣臨白刃而死豈肯權宜變通姑與曹操周旋乎哉翼德生平最怒呂布以其滅倫絕理故一見便呼為三姓家奴而嗣後屢欲殺之其怒曹操亦猶是耳惡呂布以正父子之倫惡曹操以正君臣之禮如翼德者斯可謂之真孝子斯可謂之真忠臣

翼德失徐州而雲長責之雲長寄許都而翼德責之能如此以義相責方是好兄弟每怪今人好立朋黨一締私盟便互相遮護雖有大過不嫌其非此以水濟水

耳豈所稱和而不同之君子乎

玄德之於關公也隔河望見旗幟而以手加額翼德之於關公也古城觀面相逢而綽槍欲戰一兄一弟何其不同如此哉曰既不降曹而何以在曹此翼德所以責關公者也知其身雖在曹而必不降曹此玄德所以信關公者也觀弟之責其兄則能為翼德之兄者固自不易觀兄之信其弟則能為翼德之兄者大非偶然矣

只因關公以弟尋兄以叔保嫂遂引出一派親戚來胡華與胡班為父子韓福與王植為姻家蔡陽與秦琪為甥舅不惟各主其主又復各親其親矣至於不殺郭常之子以存人祀收養關定之子以立己嗣關公父子是初相見桃園兄弟是重會合玄德夫婦是再團圓合前回與此回殆共成一篇親親文字云

玄德在許都聽滿寵報信但知公孫瓚下落不知趙子龍下落令人鬱鬱不快關公在汝南見孫乾報信但知玄德下落并不提起張翼德下落又令人鬱鬱不快今至此卷不約而同不期而會不特當日見者快然即今日讀者亦為之快然由前而觀則桃園為初聚義古城為再聚義由後而觀則南陽會諸葛方為大聚義古城合子龍已為小聚義也

劉關張三人兩番聚散一散於呂布之攻小沛再散於曹操之攻徐州而玄德則

前投曹操後投袁紹關公則前在東海後在許都翼德則兩次俱在芒碭山中乃敘事者於前之散也略關張而獨詳玄德於後之散也則略翼德稍詳玄德而獨甚詳關公所以著者三而之事不能並時同叙故取其事之長者而備載焉取其事之短者而簡括焉史遷筆法往往如此

前卷埋伏後文此卷收拾前文如胡班廖化普淨輩俱於兩卷埋伏糜竺糜芳簡雍趙雲等俱於此卷收拾

却說關公同孫乾保二嫂向汝南進發不想夏侯惇領二百餘騎從後追來孫乾保車仗前行關公回身勒馬按刀問曰汝來趕我有失丞相大度夏侯惇曰丞相無明文傳報汝於路殺人又斬吾部將無禮太甚我特來擒你獻於丞相發落言訖便拍馬挺鎗欲鬪只見後面一騎飛來大叫不可與雲長交戰關公按轡不動車使於懷中取出公文謂夏侯惇曰丞相敬愛關將軍忠義恐於路間臨關截故遣某持書公文通行請處有傳之說云惇曰關某於路殺我關將士丞相知否來使曰此却未相自放他關公怒曰吾豈懼汝耶拍馬持刀直取夏侯惇惇挺鎗來迎兩馬相交戰不十合忽又一騎飛至大叫二將軍少歇惇挺鎗問來使曰丞相叫喚關某亦有傳之說云使曰非也丞相恐守關諸將阻擋關將軍故又差某馳公文來放行

河前一瓶公文不見是說河前公文書片而三書大是奸滑

惇曰丞相知其於路殺人否使者曰未知第二番使命云惇曰既

未知其殺人不可放去指揮手下軍士將關公圍住關公大怒舞刀迎戰兩個正欲

交鋒陣後一人飛馬而來大叫雲長元讓休得爭戰眾視之乃張遼也二人各勒住

馬張遼近前言曰奉丞相鈞旨因聞知雲長斬關殺將恐於路有阻特差我傳諭各

處關隘任便放行前二大言不知者恐其斬關而後便便不見了人情也此直言已知惇曰秦琪是蔡陽

之甥他將秦琪託付我處今被關某所殺怎肯干休伏後蔡陽遼曰我見蔡將軍自有

分解既丞相大度教放雲長去公等不可廢丞相之意夏侯惇只得將軍馬約退已斬過

尋之遼曰既未知玄德下落且再回見丞相若何本為放行而來却轉關公笑曰安有是

理文遠回見丞相幸為我謝罪說畢與張遼拱手而別出抱留一語甚甚於是張遼與夏

侯惇領軍自回關公趕上車仗與孫乾說知此事二人並馬而行行了數日忽值大

雨滂沱行裝盡濕出路入每有如此苦事遙望山崗邊有一莊院關公引着車仗到彼借宿莊內

一老人出迎又遇一老人關公具言來意老人曰某姓郭名常世居於此久聞大名幸得瞻

拜遂宰羊置酒相待請二夫人於後堂暫歇郭常陪關公孫乾於草堂飲酒此老之待客與胡華相似

一邊烘焙行李同上行裝盡一邊喂養馬匹關中帶出馬匹二字至黃昏時候忽見一少年

又遇一引數人入莊徑上草堂郭常嘆曰吾兒來拜將軍因謂關公曰此愚男也關公

少年

第二十八回

問何來常曰射獵方回

代答

少年見過關公即下堂去了

常流涕言曰老夫耕讀

傳家止生此子不務本業惟以遊獵為事是家門不幸也

今亂世若武藝精熟亦可以取功名何云不幸常曰他若肯習武藝便是有志之人

關公曰方

今專務遊蕩無所不為

代答

老夫所以憂耳關公亦為歎息至更深郭常辭出關公

與孫乾言欲就寢忽聞後院馬嘶人叫

代答

關公急喚從人却都不應乃

與孫乾提劍往視之只見郭常之子倒在地上叫喚從人正與莊客廝打

代答

故從人曰此人要求盜遺亦免焉

喚之聲起來迎看莊客們反來廝鬪公怒曰鼠賊焉敢盜吾馬恰待發作郭常奔至

代答

告曰不肖子為此多事罪合萬死奈老妻最憐愛此子

乞將軍仁慈寬恕關公曰此子果然不肖適纔老翁所言真知子莫若父也

代答

我看翁面且姑恕之遂分付從人看好了馬喝散莊客與孫乾回草堂歇息次日郭

常夫婦出拜於堂前謝曰犬子冒瀆虎威深感將軍恩恕關公令將出我以正言教

代答

之常曰他於三更時分又引數個無賴之徒不知何處去了

二嫂上車出了莊院與孫乾並馬護着車仗取山路而行不及三十里只見山背後

代答

擁出百餘人為首兩騎馬

前面那人頭裹黃巾身穿戰袍後面乃郭常

代答

之子也

黃巾者曰我乃天公將軍張角部將也來者快留下赤兔馬放你

代答

代答

代答

代答

代答

過去關公大笑曰無知狂賊汝既從張角為盜亦知劉關張兄弟三人名字否

於此一語○公曰黃巾者曰我只聞赤面長鬚者名關雲長

此人口中却放下劉却未識其面

汝何人也公乃停刀立馬解開鬚囊出長髯令視之

此人所以為劉公者蓋名告曰某姓裴名元紹自張角死後一向無主嘯聚山林權於此處藏伏今早這廝

來報有一客人

更不問此客姓甚騎一匹千里馬在我家投宿特邀某來劫奪此馬不想

却遇將軍

前杜遠事只在唐化口中應述今郭子郭常之子拜伏乞命關公曰吾看汝父之面

饒你性命

絕人之父子郭子抱頭鼠竄而去公謂元紹曰汝不識吾面何以知吾名元

紹曰離此二十里有一卧牛山山上有一關西人姓周名倉兩臂有千金之力黑面

虬髯形容甚偉原在黃巾張寶部下為將張寶死嘯聚山林他多曾與某說將軍盛

名恨無門路相見

因郭常引出一段文字並非閑筆和當為周倉引頭亦如胡華為胡班伏線耳關公曰綠林

中非豪傑託足之處公等今後可各去邪歸正勿自臨其身元紹拜謝正說話間遙

望一彪人馬來到元紹曰此必周倉也關公乃立馬待之果見一人黑面長身持槍

乘馬引眾而至

周倉形狀前在元紹口中叙見了關公驚喜曰此關將軍也疾忙下馬俯伏

道旁曰周倉參拜

喜之狀關公曰壯士何處曾識關某來倉曰舊隨黃巾張寶時曾識

尊顏

元紹但聞公名恨失身賊黨不得相隨今日幸得拜見願將軍不棄收為步卒早晚

執鞭隨銍死亦甘心

易子從義誠于慕賢倉亦人傑矣哉

公見其意甚誠乃謂曰汝若隨我汝手下人伴若

何倉曰願從則俱從不願從者聽之可也於是眾人皆曰願從關公乃下馬至車前

稟問二嫂

稟命而行雖有父兄在

甘夫人曰叔叔自離許都於路獨行至此歷過多少艱難並未

嘗要軍馬相隨前廖化欲相投叔既却之

夫人口中又將廖化事一提起照應前文

今何獨容周倉之眾耶我

輩女流淺見叔自斟酌公曰嫂嫂之言是也遂謂周倉曰非關某寡情奈二夫人不

從汝等且回山中待我尋見兄長必來相招周倉頓首告曰倉乃一粗莽之夫失身

為盜今遇將軍如重見天日豈忍復錯過若以眾人相隨為不便可令其盡跟裴元

紹去倉隻身步行跟隨將軍雖萬里不辭也

有匹馬馬兒之主人自有隻身隨王之從者○倉之誠於從公如此宜其與公同享血食于千秋也哉

關公

再以此言告二嫂甘夫人曰一二人相從無妨於事公乃令周倉撥人伴隨裴元紹

去元紹曰我亦願隨關將軍周倉曰汝若去時人伴皆散且當權時統領我隨關將

軍去但有佳劉處便來取你

伏一筆

元紹快快而別

元紹之不得從公亦有幸有不幸也

周倉跟著關公往汝

南進發行了數日遙見一座山城公問土人此何處也土人曰此名古城數月前有

一將軍姓張名飛引數十騎到此將縣官逐去

縣官正與縣令對

占住古城招軍買馬積草

屯糧令聚有三五千人馬四遠無人敢敵

此想其出現為之色喜

關公喜曰吾弟自徐州失

散一向不知下落誰想却在此

本為尋兄却先遇奇文幻事

乃令孫乾先入城通報教來迎接二嫂

耳不料下文却說張飛在碓楊山中住了月餘因出外探聽玄德消息

又是一位

偶過古城

耳不料下文却說張飛在碓楊山中住了月餘因出外探聽玄德消息

入縣借糧縣官不肯不肯飛怒因就逐去縣官奪了縣印知縣印占佳城池

權且安身不可少當日孫乾領關公命入城見飛施禮畢具言玄德離了袁紹處

投汝南去了今雲長直從許都送二位夫人至此請將軍出迎張飛聽罷更不同言

隨即披挂持丈八矛上馬引一千餘人選出城門不期其故孫乾驚訝又不敢問只得

隨出城來關公望見張飛到來喜不自勝付刀與周倉接了拍馬來迎只見張飛圓

睜環眼倒豎虎鬚吼聲如雷揮矛望關公便搥奇機下馬伏拜至愛弟相見是氣促子便胸裏實人

關公大驚連忙閃過便叫賢弟何故如此豈忘了桃園結義耶此第一說飛喝曰你既

無義有何面目來與我相見是解我之疑飛曰你背了兄長降了曹操封侯賜爵今

又來賺我竟說來賺我我今與你併个死活桃園之誓不求同生但求同死今你背我關公曰你原

來不知我也難說現放著二位嫂嫂在此賢弟請自問公不自說二夫人聽得揭簾

呼曰三叔何故如此飛曰嫂嫂佳著且看了我殺了賣義的人然後請嫂嫂入城嫂

見也殺賣義之人于嫂之前請殺之見也殺賣義之人于嫂之前請殺之甘夫人曰二叔因不知你等下落故

暫時棲身曹氏今知你哥哥在汝南特不避險阻送我們到此三叔休錯見了糜夫

人曰二叔向在許都原出於無奈前其德失陷二嫂於呂奉則雲長有之而玄濤願之今雲長有之飛曰嫂

嫂休要被他人瞞過忠臣寧死而不辱大丈夫豈有事二主之理可知雲長之事其德關公

所不能為亦不肯為

關公

曰賢弟休屈了我孫乾曰雲長特來尋將軍伏虎飛鳴曰如何你也胡說他那裏有

好心必是來捉我在江上關公曰我若捉你須帶軍馬來得此一語帶起下文如針引線

定化龍元帥等一班人飛把手指曰兀的不是軍馬來也飛手沙品關公回顧果見塵埃起處

一彪人馬來到風吹旗號正是曹軍關公此時真喜張飛大怒曰今還敢支吾麼不勝其

即關公亦以此疑提丈八蛇矛便搦將來關公急止之曰賢弟且住你看我斬此來將以

表我真心飛曰你果有真心我這裏三通鼓罷便要斬你斬來將張飛之疑三鼓其聲壯

關公應諾須臾曹軍至為首一將乃是蔡陽提刀縱馬大喝曰你殺吾外甥秦琪却

原來逃在此吾奉丞相命特來拿你關公便不打話舉刀便砍張飛親自搥鼓只見

一通鼓未盡關公刀起處蔡陽頭已落地關公當時真喜眾軍士俱走關公活捉

執認旗的小卒過來問取來由小卒告說蔡陽聞將軍殺了他外甥十分忿怒要來

河北與將軍交戰丞相不肯因差他往汝南攻劉辟不想在這裏遇著將軍曹洪一遣

口中關公聞言教去張飛前告說其事飛將關公在許都時事細問小卒從頭至尾

說了一遍飛方纔信關公此時真喜正說間忽城中軍士來報城南門

外有數十騎來的甚緊不知是甚人一夜未睡一夜又起張飛心中疑慮便轉出高門

看時果見十數騎輕弓短箭而來見了張飛滾鞍下馬視之乃糜竺糜芳也張飛在古城

公在汝南飛亦下馬相見竺曰自徐州失散我兄弟二人逃難回鄉使人遠近打聽

和雲長路下曹操走公在於河北又聞簡雍亦投河北去了只不知將

軍在此昨於路上遇見一夥客人說有一姓張的將軍如此模樣今據古城我兄弟

度量必是將軍故來尋訪幸得相見二處相見飛曰雲長兄與孫乾遂二嫂方到

已知哥哥下落二康大喜同來見關公并參見二夫人飛道迎請二嫂入城至衙中

坐定二夫人訴說關公歷過之事張飛方纔大哭參拜雲長不知關公大驚

廉亦俱傷感張飛亦自訴別後之事一面設宴賀喜次日張飛欲與關公同赴

汝南見玄德關公曰賢弟可保護二嫂暫住此城待我與孫乾先去探聽兄長

消息任之今則與飛允諾關公與孫乾引數騎奔汝南來劉辟龔都接著關

公便問皇叔何在劉辟曰皇叔到此住了數日為見軍少後往河北袁本初處商議

去了關公快快不樂孫乾曰不必憂慮再苦一

番驅馳仍往河北去報知皇叔同至古城關公依言辭了劉辟龔都同至古城

與張飛說知此事張飛便欲同至河北關公曰有此一城便是我等安身之處

未可輕棄我還與孫乾同往袁紹處尋見兄長此相會賢弟可堅守此城飛曰兄

斬他顏良文醜如何去得斬顏良文醜事又關公曰不妨我到彼當是機而行

喚周倉問曰卧牛山裴元紹處共有多少人馬倉曰約有四五百關公曰我今抄近

路去尋兄長汝可往卧牛山招此一校人馬從大路上接來倉領命

而去關公與孫乾只隨二十餘騎投河北來將至界首乾曰將軍未可輕入只在此

間暫歇

孫乾言特無○十里外見及至

待某先入見皇叔別作商議關公依言先打發孫乾去

了遙望前村有一所莊院便與從人到彼投宿莊內一老翁攜杖而出

施禮公俱以實告老翁曰某亦姓關名定久聞大名幸得瞻謁遂命二子出見

此處見人

款留關公并從人俱留於莊內

此處有二子

且說孫乾匹馬入冀州

見玄德具言前事玄德曰簡雍亦在此間

孫乾相見畢共議脫身之計雍曰主公明日見袁紹只說要往荊州見劉表共破曹

操便可乘機而去

前在許都脫身說言表術今在河北脫身說言說劉表一像術法

玄德曰此計大妙但公能隨我去否雍曰

某亦自有脫身之計

九郡兵精糧足宜與相約共攻曹操紹曰吾嘗遣使約之奈彼未肯相從玄德曰此

人是備同宗備往說之必無推阻紹曰若得劉表勝劉辟多矣遂命玄德行紹又曰

近聞關雲長已離了曹操欲來河北吾當殺之以雪顏良文醜之恨

曰明公前欲用之吾故召之

乃一虎也失二鹿而得一虎何恨之有

公可再使人召之令其速來玄德曰即遣孫乾往召之可也

紹大喜從之玄德出簡雍進曰玄德此去必不回矣某願與偕往一則同說劉表二

則監住玄德計人紹然其言便命簡雍與玄德同行玄德謂此表衛曹操使來監之玄德曰

郭圖諫紹曰劉備前去說劉辟未見成事此言不實今又使與簡雍同往荆州必不

返矣紹曰汝勿多疑簡雍自有識見可發郭圖嗟呀而出却說玄德先命孫乾出城

回報關公一面與簡雍辭了袁紹上馬出城行至界首孫乾接著同往關定莊上關

公迎門接拜執手啼哭不止此二字見前關定領二子拜於草堂之前玄德問其

姓名關公曰此人與弟同姓有二子長關寧學文次子關平學武二子姓名學武至北方備叙

子不肖關定之子又賢之後關定相對關定曰今愚意欲遣次子跟隨關將軍未識肯容納否子不肖而和常乞留

之舉意非常不犯玄德曰年幾何矣定曰十八歲矣玄德曰既蒙長者厚意吾弟尚未有

子今即以賢郎為子若何此從同往上想出其意關定大喜便命關平拜關公為父呼

玄德為伯父關公本為兄忽得一子玄德方見一第又說一奇文奇事關定亦通相對玄德恐袁紹追之

急收拾起行關平隨著關公一齊起身關定送了一程自回關公教取路往卧牛山

來正行間忽見周倉引數十人帶傷而來奇文奇事關公引他見了玄德問其何故

受傷倉曰某未至卧牛山之前先有一將單騎而來與裴元紹交鋒只一合刺死裴

元紹關平為養子有不識隨行之關寧以陪之周倉為部將盡數招降人伴占住山寨周倉到彼招誘

人伴時止有這幾個過來餘者俱懼怕不敢擅離倉大怒與那將交戰被他連勝數

次身中三槍因此來報主公玄德曰此人怎生模樣姓甚名誰倉曰極其雄壯不知

姓名關公過張飛在不知姓名於是關公縱馬當先玄德在後選投卧牛山來周倉在山

下叫罵只見那將全付披挂持槍驛馬引眾下山玄德早揮鞭出馬大叫曰來者莫

非子龍否出命那將見了玄德滾鞍下馬拜伏道旁原來果然是趙子龍徐州一別令人想殺今此處思

言以致兵敗自焚一箇中語袁紹屢次招雲雲想紹亦非用人之人因此未往有見後

欲至徐州投使君是其生平一片之心又聞徐州失守雲長已歸曹操使君又在袁紹處雲幾番

欲來相投只恐袁紹見怪又情四海飄零無容身之地前偶過此處適遇裴元紹下

山來欲奪我馬莫非又被雲因殺之借此安身近聞翼德在古城欲往投之未知真

實今幸得遇使君子龍一向誤認雲因殺之借此安身近聞翼德在古城欲往投之未知真

前事舊事玄德曰吾初見子龍便有留戀不捨之情是前第七回之情今幸得相遇雲

曰雲奔走四方擇主而事未有如使君者今得相隨大稱平生雖肝腦塗地無恨矣

相拜訴二夫人俱言雲長之事玄德感歎不已前對關公時雲長無一語自明今二夫人代為言之○雲長心事已深信此

將佐無缺又新得了趙雲關公又得了關平周倉二人歡喜無限連飲數日其實後

人有詩讚之曰

當時手足似瓜分信斷音稀杳不聞今日君臣重聚義正如龍虎會風雲

時玄德關張趙雲孫乾簡雍糜竺糜芳關平周倉統領馬部軍校共四五百人

上已前事一

總此又戰叙一筆也

上文單叙此原叙兵

作得書過文

恰好劉辟龔都差人來請

者却多筆

於是遂起軍往汝南駐紮招軍買馬徐圖征進不在話下

故下文

且說袁紹

見玄德不回大怒欲起兵伐之郭圖曰劉備不足慮曹操乃勁敵也不可不除劉表

雖據荊州不足為強江東孫伯符威鎮三江地連六郡謀臣武士極多可使人結之

共攻曹操

故下文則專重曹操又與前表

紹從其言即修書遣陳震為使來會孫策正是

只因河北英雄去引出江東豪傑來未知其事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二十九回

小霸王怒斬于吉

碧眼兒坐鎮江東

前孫堅以三十騎輕出而至於死令孫策以單騎輕出而至於傷輕而無備此吳子壽譽之所以卒於巢也萬乘至重壯者慮輕堅與策之不得為帝王者在此智伯之客只一許賣之客有三未知許賣之待此三人亦能如智伯之待豫讓否也又未知此三人事許賣其先亦如豫讓之曾事他人否也乃豫讓伏橋入廁吞炭漆身未嘗損趙襄子分毫但能斬其衣袍而已若三人之箭射槍撈孫策蓋已身親受之其事比豫讓為尤快其人亦比豫讓為更烈雖其姓名不傳固當表而出之以愧後世之為人臣而忘其君者

孫策不信於神仙是孫策英雄處英明如漢武猶且惑神仙好方士而孫策不然此其識見誠有大過人者其死也亦運數當絕適逢其會耳非于吉之能殺之也世人不察以為孫策死於于吉然則張角所云南華老仙授以太平要術亦將謂其有是事否若于吉能殺孫策何以南華老仙不能救張角乎孫策之怒非怒于吉怒士大夫之羣然拜之也而今吳下風俗最好延僧禮道并信諸巫祝鬼神之事蓋自昔日而已然矣席間耳語紛紛下樓此等光景實不可耐孫策見之安得不怒乎若于吉果係神仙殺亦不死何索命之有其索命者或孫策將亡別有妖

孽託言非必于吉正又但曰孫策為許貢之客所刺傷重而殞並不載于吉一事所以破世人之惑也予今存而辨之亦以破世人之惑云

有父初業而遺其子者矣未有兄初業而遺其弟者也策無年而權有年策無嗣而權有嗣策也竭蹶而取之權也安坐而享之其所以然者何也良由策之為策衝鋒陷陣克敵之勇有餘雅俗坐鎮君人之度不足耳孫策死而以帝業讓之孫權亦猶劉縯死而以帝業讓之劉秀策於舉事之初便夢光武此其應已在於孫權矣

魯肅之濟薦瑜是篤友不是市恩周瑜之薦魯肅是薦賢不是酬惠試觀魯肅初見孫權數語與孔明隆中所見略同人但知其為謹厚而不知其慷慨但知其為誠實而不知其英敏豈得為知子敬者耶人謂管仲不如鮑叔以鮑叔能薦賢而管仲不能薦賢也今周瑜薦魯肅魯肅又薦諸葛瑾張紘亦薦顧雍其轉相汲引如此彼管仲於臨終時力矩實須無甯越等諸人而未嘗薦一賢士以自代然則如瑜如肅如紘者賢於管仲遠矣

使劉表截孫堅者袁紹也使曹仁婚孫匡者曹操也孫策欲結袁紹以拒曹操則合者忽離離者忽合孫權又却袁紹而順曹操則合者既離而終合離者既合而終離事之變幻何其不可捉摸乃爾乎前回正叙劉備脫離袁紹之事後回將叙

袁紹再攻曹操之事而此回忽然夾敘東吳如天外奇峰橫插入來事既變敘事之文亦變三國一書誠非他書所能及

却說孫策自霸江東兵精糧足建安四年襲取廬江敗劉勰人守使虞翻馳檄豫章

豫章太守華歆投降後孫策討華歆於許昌時此處伏筆上開不待孫策而歸自此聲勢大振乃遣

張紘往許昌上表獻捷曹操知孫策強盛嘆曰獅兒難與爭鋒也劉景升之兒如孫人遂

以曹仁之女許配孫策幼弟孫匡兩家結姻曹操結姻孫策與孫權一係主一係客留張紘在許昌孫策

求為大司馬曹操不許策恨之常有襲許都之心曹操與紘以絕婚而不睦於是吳郡太

守許貢乃暗遣使赴許都上書於曹操其略曰

孫策驍勇與項籍相似朝廷宜外示榮寵召還京師不可使居外鎮以為後患

使者齎書渡江被防江將士所獲解赴孫策處孫策處有書是也策觀書大

怒斬其使遣人假意請許貢議事貢至策出書示之叱曰汝欲送我於死地耶命武

士絞殺之孫策之文至此愈難貢家屬皆逃散有家客三人欲為許貢報仇恨無其便

其不備孫策引軍會獵於丹徒之西山趕起一大鹿策縱馬上山逐之策勒馬問曰汝

正趕之間只見樹林之內有三个人持槍帶弓而立策勒馬問曰汝

等何人答曰乃韓當軍士也在此射鹿策方舉鞭欲行一人挺槍望策左腿便刺策大驚急取佩劍從馬上砍去劍刃忽墜止存劍靶在手一人早拈弓搭箭射來正

策大驚急取佩劍從馬上砍去劍刃忽墜止存劍靶在手一人早拈弓搭箭射來正

中孫策面頰

不是射傷却是日射

策就拔面上箭取弓回射放箭之人應弦而倒掛兒那二人舉

槍向孫策亂搠大叫曰我等是許貢家客特來為主

人報仇

即在家客口中說明首三人策來想却在兩人口中說出更妙

別無兵械只以弓拒之

前大史總以一微抵一戰今孫策以一弓抵三槍前使射

且拒且走二人死戰不退策身被數槍

馬亦帶傷

前用奉以彈退孫權而破槍今孫策以無人保護而被馬又所使射

正危急之時程普引數人至孫策大叫殺賊程

普引眾齊上將許貢家客砍為肉泥

善哉三客勝命是然定事多矣

看孫策時血流滿面被傷至重乃以

刀割袍裹其傷處救回吳會養病後人有詩讚許家三客曰

孫郎智勇冠江湄射獵山中受困危許客三人能死我殺身豫讓未為奇

却說孫策受傷而回使人尋請華陀醫治不想華陀已往中原去了

華陀前在秦後歸關公故於此處更為一機

止有徒弟在吳命其治療其徒曰箭頭有藥毒已入骨須靜養百日方可無虞若怒

氣衝激其瘡難治

先伏筆

孫策為人最是性急恨不得即日便愈將息到二十餘日忽

聞張紘有使者自許昌回策喚問之使者曰曹操甚懼主公其帳下謀士亦俱敬服

惟有郭嘉不服

此在使前口

策曰郭嘉曾有何說使者不敢言策怒固問之使者只得

從實告曰郭嘉曾對曹操言主公不足懼也輕而無備性急少謀乃匹夫之勇耳他

日必死於小人之手

正與射獵受傷相照應之料策不於此知之早於此大史應知之矣

策聞言大怒曰匹夫安敢料吾吾誓

取許昌遂不待瘡愈便欲商議出兵張昭諫曰醫者戒主公百日休動今何因一時之忿自輕萬金之軀正詰問忽報袁紹遣使陳宮至

接引前卷○陳宮此來恰中機會

策喚入問之袁具

言袁紹欲結束吳為外應共攻曹操

正中策大喜即日

會諸將於城樓上設宴款待

陳震飲酒之間忽見諸將互相偶語紛紛下樓

此等光景其

策怪問何故左右曰有于

神仙者令從樓下過諸將欲往拜之耳

此時不即說明于神仙來

策起身凭欄視之見一道

人身披鶴氅手攜藜杖立於當道百姓俱焚香伏道而拜

吳人感其

策怒曰是何妖人

快與我擒來左右告曰此人姓于名吉寓居東方往來吳會普施符水救人萬病無

有不驗當世呼為神仙未可輕瀆

華陀是醫中之仙于吉又是仙中之仙

策愈怒喝令

連連擒來違者斬左右不得已只得下樓擁于吉至樓上策叱曰狂士怎敢煽惑人

心于吉曰貧道乃瑯琊宮道士順帝時曾入山採藥得神書於曲陽泉水上號曰太

平青領道凡百餘卷皆治人疾病方術

此與張角得太平要術

貧道得之惟務代天宣化普

救萬人未曾取人毫釐之物

今之方士不同

安得煽惑人心策曰汝毫不取人衣服飲食

從何而得汝即黃巾張角之流

今若不謀必為後患叱左右斬之張

昭諫曰于道人在江東數十年並無過犯不可殺害策曰此等妖人吾殺之何異屠

猪狗

俗呼之為神仙策乃罵之為猪狗快絕

眾官皆苦諫陳震亦勸策怒未息命且囚於獄中眾官俱散陳

震自歸館驛安歇孫策歸府早有內侍傳說此事與策母吳太夫人知道

夫人喚孫策入後堂謂曰我聞汝將于神仙下於縲紲此人多曾醫人疾病軍民

敬仰不可加害策曰此乃妖人能以妖術惑眾不可不除夫人再三勸解策曰母親

勿聽外人妄言兒自有區處乃出喚獄吏取于吉來問原來獄吏皆敬信于吉吉在

獄中時盡去其枷鎖及策喚取方帶枷鎖而出策訪知大怒痛責獄吏仍將于吉械

繫下獄策之親吉皆家人數之也張昭等數十人連名作狀拜求孫策乞保于神仙今有劉連名保獄吏人拜神仙而求保者其

策代神仙拜兒人而求保者也可發一笑策曰公等皆讀書人何不達理昔交州有一刺史張津聽信邪教鼓

瑟焚香常以紅帕裹頭自稱可助出軍之威後竟為敵軍所殺百世中又於張津之計是引一故事張周用黃巾張津用紅帕

張周是黃天雷立張津是赤地常與矣兩下映射成趣此等事甚無益諸君自未悟耳吾欲殺于吉正思禁邪覺迷也

呂範曰某素知于道人能祈風禱雨方今天旱何不令其祈雨以贖罪呂範曰某素知于道人能祈風禱雨方今天旱何不令其祈雨以贖罪

曰吾且看此妖人若何遂命於獄中取出于吉聞其枷鎖令登壇求雨吉領命即沐

浴更衣取繩自縛於烈日之中前漢東獄拘囚于吉則獄吏私刑其枷鎖今則百姓觀者填街塞巷

巷史萬百姓于吉謂眾人曰吾求三尺甘霖以救萬民然我終不免一死神仙不死眾人

曰若有靈驗主公必然敬服于吉曰氣數至此恐不能逃孫策之死安得謂是于吉作祟乎少頃孫策親至壇中下令若午時無雨即焚死于吉先令人堆積乾柴

伺候可是一將及午時狂風驟起風過處四下陰雲漸合不幾而下雨計有數寸策

曰時已近午空有陰雲而無甘雨正是妖人叱左右將于吉扛上柴堆四下舉火燄

隨風起偏有此一忽見黑烟一道冲上空中一聲響亮雷電齊發大雨如注頃刻之間

街市咸河溪間皆滿足有三尺甘雨雨之吉于吉仰臥於柴堆之上火燭一滅雲收

街市咸河溪間皆滿足有三尺甘雨雨之吉于吉仰臥於柴堆之上火燭一滅雲收

雨住復見太陽

看他一時寫出風雲雖火雷電雨日今讀若驚心悅目

於是眾官及百姓共將于吉扶下柴堆解去繩

索再拜稱謝

孫策見官民俱羅拜於水中不顧衣服乃勃然大怒

此時眾人不羅拜孫策或未必殺吉使策果於殺吉

皆皆眾人

叱曰晴雨乃天地之定數妖人偶乘其便你等何得如此惑

若果能破雨而雨欲晴而晴則亦可欲死

而死欲生而生矣今死生既云有定數則晴雨安得無定數

掣寶劍令左右殺了于吉眾官力諫策怒曰爾等皆欲從于吉

造反耶

眾官中不敢復言策叱武士將于吉一刀斬頭落地

能避火劫不能避刀兵劫畢竟不成神仙

只見一

道青氣

太平青領道

投東北去了

在東北

策命將其屍號令於市以正妖妄之罪是夜風雨交

作及曉不見了于吉屍首

能於既死之便攝去其屍何不先於未死之前遁去其身乎

守屍軍士報知孫策策怒欲殺守屍

又來西南

軍士忽見一人從堂前徐步而來視之却是于吉

忽然昏倒於地左右急救入卧内半晌方甦吳太夫人來視疾謂策曰吾兒屈殺神

仙

四字

故招此禍策笑曰兒自幼隨父出征殺人如麻何曾有為禍之理今殺妖人

正絕大禍安得反為我禍

孫策明理

夫人曰因汝不信以致如此今可作好事以禳之

確是婦人聲口今日吳下此風尤甚○若云作好事是將進薦神仙矣豈有神仙而望人進薦者乎好笑

策曰吾命在天妖人決不能為禍何必禳耶夫

人料勸不信乃自令左右暗修善事禳解

婦人信鬼之事聽母受子之情何不許禳許貢及其家客三人豈鬼不為祟而神仙反為祟乎

是夜三更

策卧於内宅忽然陰風驟起燈滅而復明燈影之下見于吉立於牀前

人之將死而鬼物侮之非真于吉之能為禍也

策大喝曰吾平生誓誅妖妄以靖天下汝既為陰鬼何敢近我取牀頭劍擲之忽然

不見吳太夫人聞之轉生憂悶策乃扶病強行以寬母心

孫策事母至孝豈有神仙而害孝子者

母謂策曰

策曰

策曰

策曰

聖人云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又云禱爾于上下神祇鬼神之事不可不信

今之信禱信仙者偏

會引孔孟之言為證不獨一吳太夫人也

汝屈殺于先生豈無報應吾已令人設醮於郡之玉清觀內

設醮玉清前不叙明

至此猶吳夫人口中說出好

汝可親往拜禱自然安妥策不敢違母命只得勉強乘轎至玉清觀

得己而

從母命與今之信禱言而拜仙佛者不同

道士接入請策焚香策焚香而不拜

畢竟是強漢

忽香爐中烟起不散結成一

座華蓋上面端坐著于吉

種種與妖作怪神仙必不為此

策怒唾罵之走離殿宇又見于吉立於殿門怒

目視策

種種與妖作怪神仙必不為此

策顧左右曰汝等見妖鬼否左右皆云未見策愈怒拔佩劍望于

吉擲去一人中劍而倒眾視之乃前日動手殺于吉之小卒被劍砍入腦袋七竅流

血而死

小卒動手殺于吉非小卒之意若根而死之亦不成神仙矣

策命扛出葬之比及出觀又見于吉走入觀門來

種種與妖作怪神仙必不為此

策曰此觀亦藏妖之所也

五以玉清觀與神司宮一樣看

遂坐於觀前命武士五百人拆毀之武士

方上屋揭瓦却見于吉立於屋上飛瓦擲地

種種與妖作怪神仙必不為此

策大怒傳令

著出本觀道士放火燒毀殿宇火起處又見于吉立於火光之中

種種與妖作怪神仙必不為此

策怒歸府又見于吉立於府門前

種種與妖作怪神仙必不為此

策乃不入府隨點起三軍出城外下

寨傳喚眾將商議欲起兵助袁紹夾攻曹操

此中曹操與眾將俱曰主公玉體違和未

可輕動且待平愈出兵未遲是夜孫策宿於寨內又見于吉披髮而來

策鬼不像神仙也

策於帳中叱喝不絕次日吳太夫人傳命召策回府策乃歸見其母夫人見

種種與妖作怪神仙必不為此

策形容憔悴泣曰兒失形矣策即引鏡自照果見形容十分瘦損不覺失驚顧左右

曰吾奈何憔悴至此耶言未已忽見于吉立於鏡中有照鏡不覺見人又有照神仙之鏡策

拍鏡大叫一聲金瘡迸裂昏絕於地許貢之毒非死於于吉也夫人命扶入卧內須臾甦

醒自嘆曰吾不能復生矣隨召張昭等諸人及弟孫權至卧榻前囑付曰天下方亂

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大可有為子布等幸相吾弟乃取印綬與孫權曰若舉江

東之眾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使各盡力以保江東我

不如卿卿亦深知其弟卿宜念父兄創業之艱難善自圖之權大哭拜受印綬策告母曰

兒天年宜盡不能奉慈母今將印綬付弟望母朝夕訓之父兄舊人慎勿輕急策可

父母友母哭曰恐汝弟年幼不能任大事當復如何策曰弟才勝兒十倍足當大任倘

內事不決可問張昭外事不決可問周瑜內事外事恨周瑜不在此不得面囑之也此

妙又喚諸弟囑曰吾死之後汝等並輔仲謀宗族中敢有生異心者眾共誅之骨肉為

逆不得入祖墳安葬策為後文諸弟泣受命又喚妻喬夫人謂曰吾與汝不幸中途

相分汝須孝養尊姑早晚汝妹入見可囑其轉致周郎盡心輔佐吾弟休負我平日

相知之雅周郎之於策猶與弟之於漢高皆兩儀之言訖瞑目而逝年止二十六歲此是孫策實

有鑑於于吉果能救孫策則後人有詩讚曰切勿誤作于吉

獨戰東南地 人稱小霸王 運籌如虎踞 決策似鷹揚
威鎮三江靖 名聞四海香 臨終遺大事 專意屬周郎

孫策既死孫權哭倒於牀前張昭曰此非將軍哭時也

壯言

宜一面治喪事一面理軍

國大事權乃收淚張昭令孫靜理會喪事請孫權出堂受眾文武謁賀孫權生得方

頭大口碧眼紫髯

身長七尺五寸有奇貌如小兒

昔漢使劉琬入吳見孫家諸昆仲因語人曰吾

偏觀孫氏兄弟雖各才氣秀達然皆祿祚不終惟仲謀形貌奇偉骨格非常乃大貴

之表又享高壽眾皆不及也

言此中記應與劉琬言相照應

且說當時孫權承孫策遺命掌江東之

事經理未定人報周瑜自巴丘提兵回吳權曰公瑾已回吾無憂矣原來周瑜守禦

巴丘聞知孫策中箭被傷因此回來問候將至吳郡聞策已亡故星夜來奔喪

有他情

當下周瑜哭拜於孫策靈柩之前吳太夫人出以遺囑之語告瑜瑜拜伏於地曰

敢不効犬馬之力繼之以死少頃孫權入周瑜拜見畢權曰願公無忘先兄遺命

不違

權曰今承父兄之業將何策以守之瑜曰自古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為今之計須求

高明遠見之人為輔然後江東可定也權曰先兄遺言內事託于布外事全賴公瑾

瑜曰子布賢達之士足當大任瑜不才恐負倚託之重願薦一人以輔將軍

才如周瑜

權問何人瑜曰姓魯名肅字子敬臨淮東川人也

周瑜始為張昭所薦今又薦魯肅

此人

胸懷豁朗腹隱機謀早年喪父事母至孝其家極富嘗散財以濟貧乏瑜當居巢長

之時將數百人過臨淮因乏糧聞魯肅家有兩園米各三千斛因往求助肅即指一

困相贈其慷慨如此平生好擊劍騎射寓

居曲阿祖母亡還葬東城其友劉子揚欲約復往巢湖投鄭寶肅而躊躇未往今主

公可速召之權大喜即命周瑜往聘瑜奉命親往見肅叙禮畢具道孫權相慕之意

肅曰近劉子揚約某往巢湖某將就之瑜曰昔馬援對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

臣臣亦擇君馬援會南陽劉子揚之書吾孫將軍親賢禮士納奇錄異世所罕有足下不

須他計只同我往投東吳為是肅從其言遂同周瑜來見孫權權甚敬之與之談論

終日不倦一日眾官皆散權留魯肅共飲至晚同榻抵足而卧孫權與魯肅共飲至晚同榻抵足而卧夜半權謂

肅曰方今漢室傾危四方紛擾孤承父兄餘業思為桓文之事君將何以教我肅曰

昔漢高祖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可比項羽項羽以秦之故

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今乘北方多務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而據

守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祖之業也天下大勢已了無庸中權聞言大喜披衣起

謝次日厚賜魯肅并將衣服帳帳等物賜肅之母肅母在孔明之下權又薦一人見孫

權此人博學多才事母至孝君能孝則新用之臣亦孝覆姓諸葛名瑾字子瑜瑯琊南陽人

也權拜之為上賓瑾勸權勿通袁紹且囑曹操然後來便圖之權依言乃遣陳震回

以書絕袁紹了前案○操與本欲通而改言今權乃却說曹操聞孫策已死欲起兵下江南侍

以書絕袁紹了前案○操與本欲通而改言今權乃却說曹操聞孫策已死欲起兵下江南侍

以書絕袁紹了前案○操與本欲通而改言今權乃却說曹操聞孫策已死欲起兵下江南侍

御史張紘諫曰

諫曰

乘人之喪而伐之既非義舉若其不克棄好成仇不如因而善

遇之操然其說乃即奏封孫權為將軍典領會稽太守即令張紘為會稽都尉費印

往江東

後文曹操留孫權而此處不留張紘以紘之兄第久事曹操終不為操用耳

孫權大喜又得張紘回吳即命與張昭同理政

事張紘又薦一人於孫權此人姓顧名雍字元嘆乃中郎蔡邕之徒

又是一事子之徒

其為人

少言語不飲酒嚴厲正大

事例不飲酒孫權嘗曰顧雍在座使人不樂其人之嚴正可知

權以為丞行太守事自是孫權威震

江東深得民心且說陳震回見袁紹具說孫策已亡孫權繼立曹操封之為將軍結

為外應矣袁紹大怒連起冀青幽并等處人馬七十餘萬復來攻取許昌正是

江南兵革方休息冀北干戈又復興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三十回

戰官渡本初敗績

劫烏巢孟德燒糧

當曹操攻呂布之時袁紹可以全師襲許都而不襲一失也當曹操攻劉備之時袁紹又可以全師襲許都而不襲二失也迨呂布已滅劉備已敗然後爭之斯已晚矣然苟能以全師屯官渡而拒其前以偏師襲許都而斷其後未嘗不可以取勝而紹又不為是三失也既已失之於始諒不能得之於終此田豐之所以知其必敗耳

項羽與高帝約割鴻溝以王而高帝欲歸若非張良勸之勿歸楚漢之勝負未可知也今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渡而操以乏糧而欲歸若非荀武勸之勿歸袁曹

之勝負亦未可知也。讀書至此，正是大關目處。如布棋者，滿盤局勢所爭，只在一着而已。

袁紹善疑，曹操亦善疑。然曹操之疑，荀彧決之而不疑，所以勝也。袁紹之疑，沮授決之，而仍疑，許攸決之，而愈疑，所以敗也。曹操疑所疑，亦能信所信。韓猛之糧，不疑其誘，敵許攸之來，不疑其詐降，所以勝也。袁紹疑所不當疑，又信所不當信，見曹操致荀彧之書，則疑其虛見，審配罪許攸之書，則信其實。聽許攸襲許都之語，則疑其詐，聽郭圖譖張郃之語，則信其真，所以敗也。一敗於白馬，而顏良死，再敗於延津，而文醜亡，猶小敗耳。至三敗而七十萬大軍止存八百餘騎，前者十勝十敗之語，不於此大驗乎哉？

凡用兵之法，以糧為重。然於己之糧有棄之者矣，於人之糧亦有棄之者矣。或兩軍相當，我棄我糧以誘敵，敵爭取我糧，則必勝。敵亂則我勝，我勝則糧仍歸我，是棄未嘗棄也。或大敵猝至，我欲堅壁，堅壁則必清野。清野則必自焚其積，不焚則糧為敵資，焚之則敵無所取，是非棄我糧實斷寇糧也。若夫糧之在敵，可劫則劫之，劫之而我因糧於敵，是敵糧皆我糧也，不可劫則焚之，劫之不盡，則我小受其利，而敵未必大損。焚之則敵之大損，即我之大利，是焚勝於劫也。總之以少攻多，以弱攻強，非用奇不能取勝。故高帝有給漢糧之蕭何，不可無燒楚糧之彭越、曹

操有能應糧之荀彧不可無請燒糧之許攸高帝踞牀洗足而見英布是過為傲
慢以挫其氣曹操披衣跣足而迎許攸是過為慇懃以悅其心一則善駕馭一則
善結納其術不同而其能用人則同也光武焚書以安反側是恕之於人心既定
之後曹操焚書以靖眾疑是忍之於人心未定之時一則有度量一則有權謀其
事同而其所以用心不同也帝王有帝王氣象奸雄有奸雄心事真是好看
袁紹兵多可分之以襲許昌曹操兵少安能分之以襲邺郡并取黎陽乎故許攸
之獻計袁紹是欲以實計破曹操使曹操不及知之荀攸之獻計曹操是欲以虛
聲恐袁紹正欲使袁紹知之此兵家虛虛實實之大不同者三國一書直可作武
經七書讀

韓信陳平初皆在楚而項羽驅之入漢許攸張郃初皆事袁而本初驅之歸曹良
可歎也其驅之不動者在楚惟有范增在袁惟有沮授而已嗚呼如增如授能有
幾人哉

却說袁紹興兵望官渡進發夏侯惇發書告急曹操起軍七萬前往迎敵留荀彧守
許都紹兵臨發田豐從獄中上書諫曰今且宜靜守以待天時不可妄興大兵恐有
不利田豐第一次請戰第二次請退逢紀譖曰主公興仁義之師田豐何得出此不祥之
語紹因怒欲斬田豐田豐第三次請戰眾官告免紹恨曰待吾破了曹操明正其罪若破了曹操則必殺正與後文反照

遂催軍進發旌旗遍野刀劍如林行至陽武下定寨細溫投曰我軍雖眾而勇猛不

及彼軍彼軍雖精而糧草不如我軍彼軍無糧利在急戰我軍有糧宜且緩守若能

知彼軍無糧利在急戰我軍有糧宜且緩守若能

曠以日月剽彼軍不戰自敗矣

知彼軍無糧利在急戰我軍有糧宜且緩守若能

之汝安敢又如此此左右將溫投鎖禁軍中待我破曹之後與四豐一體治罪

溫投意欲在後不戰而退可與曹相爭於是下令將大軍七十萬東西南北週圍安營連絡九十

餘里細作探知虛實報至官渡曹軍新到聞之皆懼曹操與眾謀士商議荀攸曰紹

軍雖多不足懼也我軍俱精銳之士無不以一當十但利在急戰若遷延日月糧草

不敷事可憂矣

紹軍糧草不敷事可憂矣

操曰所言正合吾意遂傳令將軍鼓譟而進紹軍

來迎兩邊排成陣勢審配撥弩手一萬伏於兩翼弓箭手五千伏於門旗內約礮響

齊發三通鼓罷袁紹金盔金甲錦袍玉帶立陣馬前左右排列著張郃高覽韓猛淳

于瓊等諸將旌旗節鉞甚是嚴整曹操上門旗開處曹操出馬許褚張遼徐晃李典

等各持兵器前後擁衛

前寫二人又寫衆人

曹操以鞭指袁紹曰吾於天子之前保奏

你為大將軍今何故謀反紹怒曰汝託名漢相實為漢賊罪惡彌天甚於莽卓乃反

誣人造反耶操曰吾今奉詔討汝紹曰吾奉衣帶詔討賊

只此二字

操怒使張遼出

戰張郃躍馬來迎二將鬪了四五十合不分勝負曹操見了暗暗稱奇

為後文用

揮刀縱馬直出助戰高覽挺槍接住四員將捉對兒廝殺曹操令夏侯惇曹洪各引

三千軍齊衝彼陣審配見曹軍來衝陣便令放起號砲兩下萬弩並發中軍內弓箭手一齊擁出陣前亂射

此北人長技也

曹軍如何抵敵望南急走袁紹驅兵掩殺曹軍

大敗盡退至官渡袁紹移軍逼近官渡下寨審配曰今可撥兵十萬守官渡就曹操

寨前築起土山令軍人下視寨中放箭操若棄此而去吾得此隘口許昌可破矣

亦是奸計

紹從之於各寨內選精壯軍人用鐵鑿土擔齊來曹操寨邊疊土成山曹營內見袁

軍堆築土山欲待出去衝突被審配弓弩手當住咽喉要路不能進前十日之內築

成土山五十餘座上立高檣分撥弓弩手於其上射箭曹軍大懼皆頂著遮箭牌守

禦土山上一聲梆子響處箭下如雨

箭之箭自北而南今之箭則自上而下

曹軍皆蒙掩伏地袁軍呐喊而

笑

此曹操之計也

曹操見軍慌亂集眾謀士問計劉曄進曰可作發石車以破之

以石擊之

操令曄進車式連夜造發石車數百乘分布營牆內正對著土山上雲梯候弓箭手

射箭時營內一齊拽動石車破石飛空往上亂打人無躲處弓箭手死者無數袁軍

皆號其車為霹靂車

上則謂之雷車下則謂之霹靂車

由是袁軍不敢登高射箭審配又獻一

計令軍人用鐵鑿暗打地道直透曹營內號為掘子軍

子軍又是明人地矣

曹兵望見袁

軍於山後掘土坑報知曹操操又問計於劉曄曄曰此袁軍不能攻明而攻暗發掘

地道欲從地下透營而入耳

不勝自上下下

操曰何以禦之曄曰可遠營掘長塹則彼伏

道無用也

與在山土擊之以水計也

操連夜差軍掘塹袁軍掘伏道到塹邊果不能入空費

軍力却說曹操守官渡自八月起至九月終軍力漸乏糧草不繼意欲棄官渡退回許昌遲疑未決乃作書遣人赴許昌問荀彧或以書報之其書略曰

承尊命使決進退之疑愚於袁紹悉聚眾於官渡欲與明公決勝負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紹軍雖眾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何向而不濟今軍實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公今畫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進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斷不可失惟明公裁察焉進則勝退則敗

書略曰

曹操得書大喜令將士効力死守紹軍約退三十餘里操遣將出營巡哨有徐晃部

將史渙獲得袁軍細作解見徐晃晃問其軍中虛實答曰早晚大將韓猛運糧至軍

前接濟先令我等探路徐晃便將此事報知曹操荀攸曰韓猛匹夫之勇耳若遣一

人引輕騎數千從半路擊之斷其糧草紹軍自亂其書略曰操曰誰人可往攸

曰即遣徐晃可也操遂差徐晃帶將史渙并所部兵先出後使張遼許褚引兵救應

當夜韓猛押糧車數千輛解赴紹寨正走之間山谷內徐晃史渙引軍截住去路韓

猛飛馬來戰徐晃是接住廝殺史渙便殺散人夫放火焚燒糧車此是第一次大戰韓猛抵當

不住撥馬回走徐晃催軍燒盡輜重袁紹軍中望見西北上火起正驚疑間敗軍來

報糧草被劫紹急遣張郃高覽去截大路正遇徐晃燒糧而回恰欲交鋒背後許褚

張遼軍到兩下夾攻殺散袁軍四將合兵一處回官渡寨中曹操大喜重加賞勞又

分軍於寨前結營為犄角之勢却說韓猛敗軍還營紹大怒欲斬韓猛眾官勸免審

配曰行軍以糧食為重不可不用心提防為巢乃屯糧之處必得重兵守之韓猛所犯是行糧為巢所

糧是生糧一是糧之小者一是糧之大者固失小故思防大袁紹曰吾籌策已定汝可回鄴都監督糧草休教缺乏審配領

命而去袁紹遣大將淳于瓊督領部將睦元進韓莒子呂威璜趙獻等引二萬人馬

守烏巢那淳于瓊性剛好酒軍士多畏之既至烏巢終日與諸將聚飲是酒子反以飲酒

且說曹操軍糧告竭急發使往許昌教荀彧作連措糧草星夜解赴軍前接濟使

者費書而往行不至三十里被袁軍捉住縛見謀士許攸是家叔作為奇見所說曹操家叔為

紹不能用攸為之一嘆那許攸字子遠少時曾與曹操為友此時却在袁紹處為謀士是家叔為當下

搜得使者所費曹操催糧書信逕來見紹曰曹操屯軍官渡與我相持已久許昌必

空虛若分一軍星夜掩襲許昌則許昌可拔而曹操可擒也今操糧草已盡正可乘

此機會兩路擊之此計若何勝紹紹曰曹操詭計極多此書乃誘敵之計也與書中不用

攸曰今若不取後將反受其害正話間忽有使者自鄴郡來呈上審配書荀彧各書與

袁紹可書中先說運糧事後言許攸在冀州時嘗濫受民間財物且縱令子姪輩多科

執錢糧入己今已收其子姪下獄矣因曹操得信後曹操一書出罪案紹見書大怒曰濫行匹夫

尚有面目於吾前獻計耶吾用人者使彼使即彼罪即行其計自是可用汝與曹操有舊想今亦

受他財賄為他作奸細

此說不實

受賄賺吾軍耳是說之投擲也本當斬首今權且寄頭在項可速退

出今後不許相見許攸出仰天嘆曰忠言逆耳賢子不足與謀吾子姪已遭害配之

害吾何顧復見冀州之人乎遂欲拔劍自刎

此處不即寫投擲又作一曲折妙

左右奪劍勸曰公何輕生

至此袁紹不納直言後必為曹操所擒公既與曹公有舊何不棄暗投明

投擲之計反出右側得曲妙

只這兩句言語點醒許攸於是許攸還投曹操後人有詩嘆曰

本初豪氣蓋中華官渡相持枉嘆嗟若使許攸謀見用山河豈得屬曹家

却說許攸暗步出營還投曹操伏路軍人拏住攸曰我是曹丞相故友快與我通報

說南陽許攸來見軍士忙報入寨中時操方解衣歇息聞說許攸私奔到寨大喜不

及穿履跣足出迎

荀彧所謂體任自然與紹繁縟多儀者異矣

遙見許攸撫掌歡笑攜手共入操先拜於地

攸慌扶起曰公乃漢相吾乃布衣何謙恭如此操曰公乃操故友豈敢以名爵相上

下乎

袁紹之而曹操敬禮之許攸安得不得其術中耶

攸曰某不能擇主屈身袁紹言不聽計不從今特棄之來

見故人願賜收錄操曰子遠肯來吾事濟矣願即教我以破紹之計攸曰吾曾教袁

紹以輕騎掩襲許都首尾相攻

操欲求破紹之計故乃先說明破紹之計妙妙

操大驚曰若袁紹用子言吾事敗矣

攸曰公今軍糧尚有幾何

操曰

操曰可支一年

操曰

攸笑曰恐未必

操曰

操曰有半年耳

攸拂袖而起趨步出帳曰吾以誠相投而公見欺如是豈吾所望哉

又一曲折

操挽留

曰子遠勿嘆尚容實訴軍中糧實可支三月耳

說云實訴仍

是虛言妙甚

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

雄今果然也

妙又冷

操亦笑曰豈不聞兵不厭詐

却不道明夜有信

遂附耳低言曰

好機

軍中止有

此月之糧

曹操口中漸漸減來凡作四番跌頻

攸大聲曰休瞞我糧已盡矣

大聲說破正動附耳低言妙

操愕然曰何以知之

攸乃出操與荀彧之書以示之曰此書何人所寫

事寫通真

操驚問曰何處得之攸以獲

使之事相告

先問糧然後出書先出書然後說得書聲故亦作兩番跌頻

操執其手曰子遠既念舊交而來願即有以教

我攸曰明公以孤軍抗大敵而不求急勝之方此取死之道也

與荀彧書中之意畧同

攸有一策

不過三日使袁紹百萬之眾不戰自破明公還肯聽否

妙在不即說出何策

操喜曰願聞良策攸

曰袁紹軍糧輜重盡積烏巢撥淳于瓊把守瓊嗜酒無備公可選精兵詐稱袁將蔣

奇領兵到彼護糧乘間燒其糧草輜重則紹軍不三日將自亂矣

燒糧輜重之糧不燒烏巢所也之糧操

大喜重待許攸留於寨中

留許攸於寨中是曹操精細處

次日操自選馬步軍士五千準備往烏巢劫糧

張遼曰袁紹屯糧之所安得無備丞相未可輕往恐許攸有詐

以張遼看出曹操之知人又勢至此又是作一曲操

曰不然許攸此來天敗袁紹今吾軍糧不給難以久持若不從許攸之計是坐而待

困也

曹操

彼若有詐安肯留我寨中

曹操料人○然則操之留攸於寨正所以試之也

且吾亦欲劫寨久矣

又為後天伏筆

今劫

糧之舉計在必行君請勿疑遼曰亦須防袁紹乘虛來襲

明欲劫人先防人家劫我亦是兵家要着操笑曰吾

已籌之熟矣便教荀攸賈詡曹洪同許攸守大寨

同許攸守寨又是精細處夏侯惇夏侯淵領一軍

伏於左曹仁李典領一軍伏於右以備不虞教張遼許褚在前徐晃于禁在後操自

引諸將居中

居者分左右行

共

五千入馬打着袁軍旗號軍士皆束草負薪人啣枚馬勒

口黃昏時分望鳥巢發是夜星光滿天此中且記沮受拘禁在軍中是夜因見

眾星朗列乃命監者引出中庭仰觀天象忽見太白逆行侵犯斗牛之分正統教習

大驚曰禍將至矣遂連夜求見袁紹時紹已醉臥聽說沮受有密事啟報喚入問

之受曰適觀天象見太白逆行於柳鬼之間流光射入牛斗之分恐有賊兵劫掠之

害鳥巢屯糧之所不可不隄備宜速遣精兵猛將於間道山路巡哨免為曹操所算

前若用許攸之言則紹可以勝今若用沮受之言則紹猶不至於敗文勢至此又作一曲紹怒叱曰汝乃得罪之人何敢妄言惑眾因叱監者

曰吾命汝拘囚之何敢放出遂命斬監者別換人監押沮受沮受一誤再誤天受出掩淚

嘆曰我軍亡在旦夕我屍骸不知落於何處也沮受作反照後人有詩嘆曰

逆耳忠言反見仇獨夫袁紹少機謀鳥巢糧盡根基拔猶欲區區守冀州

却說曹操領兵夜行前過袁紹別寨寨兵問是何處軍馬操使人應曰蔣奇奉命往

鳥巢護糧此時說時奇袁軍見是自家旗號遂不疑惑凡過數次皆詐稱蔣奇之兵並

無阻礙及到鳥巢四更已盡前云曹操遣此云四更已盡時候一此不亂操教軍士將束草週圍舉火眾將

校鼓譟直入時淳于瓊方與眾將飲了酒醉卧帳中却是生是臣聞鼓譟之聲連忙跳

起問何故喧闐言未已早被撓鉤拖翻漢睦元進趙叡運糧方回見屯上火起急

來救應曹軍飛報曹操說賊兵在後請分軍拒之操大喝曰諸將只顧奮力向前待

賊至背後方可回戰有進無退於是眾軍將無不爭先掩殺一霎時火燄四起烟迷太

第三十回

空睦趙二將驅兵來救操勒馬回戰二將抵敵不住皆被曹軍所殺糧草盡行燒絕

前後兩番燒糧前是曹操此是大燒淳于瓊被擒見操操命削去其耳鼻手指縛於馬上放回紹營以辱之

想已却說袁紹在帳中聞報正北上火光滿天不信星光知是烏巢有失急出帳召

文武各官商議遣兵往救此時何不放出沮受即此時不放沮受則知後日必後田豐張郃曰某與高覽同往救之郭圖曰

不可曹軍劫糧曹操必然親往操既自出寨必空虛可縱兵先擊曹操之寨操聞之

必速還此孫臏圍魏救韓之計也計用不佳惜已張郃曰非也曹操多謀外出必為內備

以防不虞帥之言正與今若攻操營而不拔瓊等見獲吾屬皆被擒矣郭圖曰曹操只

顧劫糧豈留兵在寨耶再三請劫曹營紹乃遣張郃高覽引兵五千往官渡擊曹營

遣將奇領兵一萬往救烏巢魏真奇去取腹請奇○若此時努力盡去救烏巢則且說曹操殺散淳

于瓊部卒盡奪其衣甲旗幟偽作淳于瓊部下敗軍回寨至山僻小路正遇將奇軍

馬奇軍問之稱烏巢敗軍奔回前是魏奇去取腹請奇○若此時努力盡去救烏巢則奇遂不疑驅馬過張遼許褚

忽至大喝蔣奇休走奇措手不及被張遼斬於馬下盡殺蔣奇之兵又使人當先偽

報云蔣奇已自殺散烏巢兵了袁紹因不復遣人接應烏巢只添兵往官渡既以假淳于

以死將奇之却說張郃高覽攻打曹營左邊夏侯惇右邊曹仁中路曹洪一齊衝出三

下攻擊袁軍大敗比及接應軍到曹操又從背後殺來四下圍住掩殺張郃高覽奪

路走脫袁紹收得烏巢敗殘軍馬歸寨見淳于瓊耳鼻皆無手足盡落紹問如何失

了烏巢敗軍告說淳于瓊醉卧因此不能敵紹怒立斬之郭圖恐張郃高覽回寨證

對是非先於袁紹譖曰張郃高覽見主公兵敗心中必喜紹曰何出此言乎圖曰二

人素有降曹之意今遣擊寨故意不肯用力以致損折士卒審配之書是驅謀士以資敵郭圖之譖又驅猛將以資敵矣紹

大怒遂遣使急召二人歸寨問罪浸主郭圖先使人報二人云主公將殺汝矣驅力及紹

使至高覽問曰主公喚我等為何使者曰不知何故覽遂拔劍斬來使卻大驚覽曰

袁紹聽信讒言必為曹操所擒吾等豈可坐而待死不如去投曹操卻曰吾亦有此

心久矣於是二人領本部兵馬往曹操寨中投降曹操既得許攸又得二將非操得之乃紹棄之耳夏侯惇曰張高

二人來降未知虛實操曰吾以恩遇之雖有異心亦可變矣姊遂開營門命二人入

二人倒戈卸甲拜伏於地操曰若使袁紹肯從二將軍之言不至有敗今二將軍肯

來相投如微子去殷韓信歸漢也純用善言撫慰是老奸慣家遂封張郃為偏將軍都亭侯高覽為偏

將軍東萊侯二人大喜既慰以甘言又歷以好爵二人安得不墮其術中却說袁紹既去了許攸又去了高覽張郃

又失了烏巢糧軍心皇皇許攸又勸曹操作速進兵張郃高覽請為先鋒袁家人都為曹家可用可發一嘆

操從之即令張郃高覽領兵往劫紹寨以敵攻敵應前吾久欲劫寨句當夜三更時分出軍三路劫寨

混戰到明各自收兵紹軍折其大半略得荀攸獻計曰今可揚言調撥人馬一路取酸

棗攻鄴郡一路取黎陽斷袁紹歸路袁紹聞之必然驚惶分兵拒我我乘其兵動時

擊之紹可破也操用其計使大小三軍四遠揚言紹軍聞此言來寨中報說曹操分

擊之紹可破也操用其計使大小三軍四遠揚言紹軍聞此言來寨中報說曹操分

兵兩路一路取鄴郡一路取黎陽去也紹大驚急遣袁尚分兵五萬救鄴郡辛明分

兵五萬救黎陽連夜起行

不出所料

曹操探知袁紹兵動便分大隊軍馬八路齊出直衝紹

營袁軍俱無鬪志四散奔走遂大潰袁紹披甲不迭單衣幅巾上馬幼子袁尚後隨

張遼許褚徐晃于禁四員將引軍追趕袁紹紹急渡河盡棄圖書車仗金帛止引隨

行八百餘騎而去

袁紹官渡之敗與曹操赤壁之敗一樣狼狽之極

操軍追之不及盡獲遺下之物所殺八萬餘人

血流盈溝溺水死者不計其數操獲全勝將所得金寶緞疋給賞軍士於圖書中檢

出書信一束皆許都及軍中諸人與紹暗通之書左右曰可逐一點對姓名收而殺

之操曰當紹之強孤不能自保况他人乎

奸雄可愛

遂命盡焚之更不再問

尤武當焚書使反側者自安曹操頗學此法

却說袁紹兵敗而奔沮受因被囚禁急走不脫為曹軍所獲擒見曹操操與受相識

受見操大呼曰受不降也

沮受與許攸皆為操故人乃依降而受不降人品特絕

操曰本初無謀不用君言君何尚執

迷耶吾若早得足下天下不足慮也因厚待之留於軍中受乃營中盜馬欲歸袁氏

操怒乃殺之受至死神色不變

有人如此可謂聲望冀北

操嘆曰吾誤殺忠義之士也命厚禮殯殮

為建墳安葬於黃河渡口題其墓曰忠烈沮君之墓

袁紹不能識而曹操識之為之一嘆

後人有詩贊曰

河北多名士 忠貞推沮君 凝眸知陣法 仰面識天文

至死心如鐵 臨危氣似雲 曹公欽義烈 特與建孤墳

操下令攻冀州正是 勢弱只因多算勝兵強却為寡謀亡 未知勝負若何

且看下文

國家圖書館



003877345



線

857.4523

6546

19

v.6

舊籍